

海南叢書

七

第七集 筠心堂

張岳崧著

後
南
藝
叢
書

海口海南書局印行

編印海南叢書小啓

瓊崖島峙南陲。內聳五指蒼翠之高峰。外環萬里汪洋之大海。山川鍾毓。代有達人。其動業氣節。載在史籍。昭昭然矣。至道德之蘊。發爲文章。或詞藻紛披。或名言至理。各有專集。未廣流傳。追念前哲。遺訓欲墜。滋可懼也。敝書局有見及此。爰搜集歷代諸先達家藏遺稿。彙刊成書。名曰海南叢書。凡章奏、記序、論辨、傳贊、銘誄、碑誌、行畧、祭文、祝文、簡札、公牘、以及詩詞歌賦、體無不備。計二十有一種。分訂九集。定價大洋十二元。四折發售。各界人士。人手一篇。處則可以問學淑身。出則可以輔家蔽國。尤其是瓊崖人士。欲窺見鄉先達之文章氣節。道德經濟者。更不可不口誦心惟。以步武前賢。啓迪後學也。此啓。

南海叢書全集目錄

集五	集四	集三	集二	集一
張鍾陳陳 事筠檢中 軒溪淡集秘 稿	天池草	涓鷄 丘肋 集集	備忘集	瓊臺會稿
張鍾陳陳 子芳芳縉是 翼芳縉集集	王宏誨	唐邢王 胄宥佐	海瑞	丘濬
集九	集八	集七	集六	
抱志白 經親鶴 閣堂軒	闡道堂	筠心堂	揚松許梁北石 齋谿忠中泉湖 集集直丞草草 集集集集集稿	鄭廷鶴
馮林韓 驥燕錦 聲典雲	雲茂琦	張岳崧	王許梁林鄭 承懋子雲士廷 烈會偉龍元元 會偉龍元元	



筠心堂文集卷一目錄

論

淮揚下河水利論上

淮揚下河水利論中

淮揚下河水利論下

匡俗論

閩粵風俗論

撫禦瓊黎論

英氏大宗祠記

二友軒記

理安訪夢圖記

目錄

筠 心 堂 文 集

目錄

潭石記

嵐霞江侯惠政頌并序

頌 序

張氏族譜序

捐贊重刊邱海文集序

邢湄邱先生遺集序

除邪編序

澄邁蓋邑侯去思詩序

馮魚山師小羅浮草堂詩序

黃仰山先生詩集序

送蔣礪堂制軍入覲詩序

送李石泉前輩出守粵西序

集 文 堂 心 筠

送秦小峴司寇謝政歸里序

送唐敬楷同年重守平樂序

鄭氏五代祖小像地圖序

員山周氏族譜序

王氏族譜序

五嶽游草序

顏惺甫宮保壽序

羅茗香四元玉鑑細草序

李卷山同年詩序

明李空同文序

陳恭甫帥六十壽序

楊時齋制軍雙壽序

天籟軒詞譜序

筠 心 堂 文 集

目錄

蒲圻縣志序

彭兩峯農部制義序

續修瓊州府志序

文昌張氏族譜序

廸吉編序

玉峯五兄壽序

子存七弟六十壽序

洪總戎壽序

樊浪菴太守壽序

碑文

新建永濟縣蒲坂書院碑記

周元公廟門銘

文昌閣碑記

筠 心 堂 文 集

傳

南安書院碑記

雕山書院碑記

湟中書院碑記

重建崖州學宮碑記

重修武昌府學宮碑記代

重修武昌府斗姥閣碑記代

唐孝女碑銘

關帝廟碑記

翰林院編修吳公家傳

候選教諭蔡玉田先生傳

國子學正王慎齋先生傳

王惺齋傳

目錄

集 文 堂 心 筠

目錄

書

奉直大夫羅公家傳

朝議大夫羅公家傳

河南鄆城令黃公傳

節烈張婦王氏傳

庠生鄭公家傳

上陳恭甫師書

與顏魯輿觀察書

上直督蔣繩堂宮保啓

與顏魯輿觀察書

與吳巢松同年書

上朱詠齋侍郎師書

與梁參圃學博書

集 文 堂 心 筠

與姬杏農書

與何藜閣同年書

與顏魯輿觀察書

復程梓庭中丞書

上蔣礪堂相國書

上陳公甫書

與朱幹臣方伯書

上朱幹臣中丞書

上蔣礪堂相國書

與顏魯輿方伯書

與顏魯輿方伯書

與朱某堂漕帥書

與余槐卿書

目錄

筠 心 堂 文 集

目錄

與雲澹人大令書

與唐鏡海同年書

與張斗峰同年書

與陳其山同年書

上蔣礪堂相國書

與鄭柏山孝廉書

與河南密縣宰王仁庵書

上蔣丹林師書

復余星堂觀察書

與吳淪齋殿撰學使書

與王松廬太守協夢書

與南墅學博書

與曠琴僊書

筠心堂文集卷一

論

淮揚下河水利論上

瓊州張岳崧



事有利必有害利害相反也而實相因是故欲爲民興利必先爲民去害然而古之時民樸而愿衣食居室耕鑿之利聖人興之故其民拙於利而害輕後世民巧而僞農畝居處種植之利疇庶爭之故其民工於利而害愈重下河者高郵寶應東臺泰州興化鹽城阜寧凡爲州二爲縣五分隸淮揚二府其地沮洳下濕號澤國東瀕大海又其東北爲黃河入海之道其西北則淮水挾齊豫之水匯洪澤湖又迤南爲高寶鹽社諸湖縱廣數百里汪洋浩瀚茫無畔岸舊制自高家堰清江浦以下至於召埭壘以長隄綿亘四百餘里歲計交榷宣防之費至百十萬緡東

論

一

東行之水使南折由六閘邗溝分流入江春秋吳通江淮卽此也然當河水大漲六閘歸江之水不但不能暢洩且江水倒漾六閘反受其灌注益增危險而所謂下河之七州縣者處長隄之東登隄下瞰田廬舍棋置星羅視淮湖之水若建瓴於屋戴盆於首也其東歸海之道歲久湮塞水不宣洩如居於釜中入於坎窞也歲或淫雨所在巨浸民嗟其魚設或長隄不守則滔天波浪馳驟東奔厥禍尤烈此下河之形勢然也且夫天地左海百川東流若壅閉阻遏將失其性而况恃丈尺之危隄禦萬頃之巨浪其衝突潰決理勢固然是雖歲糜巨帑加意修防庸可恃乎竊謂下河之地大半古時水道自民與水爭地利其膏腴平而爲廬舍墾而爲田畝生聚旣繁州邑斯建其實水無行道汎濫爲蓄歲入租賦不足供蠲賑之費而滅頂堪傷援手乏術所謂利與害相因言利愈工者被害愈重者也假令下河之地留其有餘使水有所容民不病溺沈菑不作經費無需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水歸於澤有節制之義意正如此此在司牧平時諄復勸諭凡居民田畝廬舍有閉遏水道者罰無赦庶愚民不致逐利目前貽害後日所

謂欲爲民興利必先爲民去害者此也

淮揚下河水利論中

事有知其利而不能興知其害而不能去者有知其利害相因而不能無害即無以興利者則莫若揆諸理而力持之審其勢而善用之易之辭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窺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之謂也今以下河州邑之設舊矣民之聚繁矣田畝廬墓之世業長矣一旦欲廢州邑徙人民使不得有其田畝廬墓無待智者而知其不能矣然則將奈何曰莫若疏引河以導水溶湖蕩以容水疏海口以行水周官遂人職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稻人職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賈讓治河策曰使水有所容游波寬緩而不迫皆治水良法也考下河之地引河原有故道湖蕩昔本深廣海口本可通流日久荒廢均不可用今引河爲地無多必居窪下湖蕩海口均非田廬所在無妨民業何憚不爲議者或曰昔自

聖祖

聖宗臨幸數四當時屢從多名儒碩士熟諳水利之臣皆議導水歸江未及歸海是恐不然考高郵甘泉各境有車南中新昭關各閘當時原議歸海不然數閘之設竟以民爲壑耶又考湯文正公斌別傳公建議引水入海因廷議未協斬文襄之幕友陳某者爲書萬餘言與文正牴牾然則當日排擠之言何足取信以今考之各閘之設爲洩淮河之水如不尋歸海故道是上游雖疏而下流仍閉又不能浚治湖蕩是衆閘竟歸無用致近日有大水方漲而閉閘坐守者其說以爲啓閘是以水灌民不如聽其自決此所謂掩耳盜鈴耳且啓閘多在白晝民業雖傷民命可保儻昏夜驟決七屬生民恐少子遺尤爲可慘然其患在引水蓄水之不求致修閘有害而無利其亦不思耳矣

淮揚下河水利論下

或曰下河水利以歸海爲主以疏水道浚湖蕩爲蓄洩而權其利害之宜子之論

辨矣然下河之勢形如釜底歸海之道自范公隄內外百十里逐漸高仰孰能移就下之水而導使安流乎余曰不然夫經國之道利不十不變法害不百不更制此猶道其常者耳今下河之害百矣而余所陳前議則未必其利之果能十也雖然害先去其太甚而利則不必謀其萬全且余所陳亦率由舊制並非有所變更也今若將開口以時疏治務令高深牢固開板垜厚令牧令親徇開官驗明水志妥爲啓閉至開外水道湏相度地勢擇其低窪者引水歸焉水之在開內有湖蕩以容之水之在開外復有窪下之地以處之卽不能暢流歸海而水害可減什之四五矣是故釜底之地不可耕而釜面之地可耕也水之勢逐漸而殺則釜面之地逐漸而出釜面之地能出尺寸則下河之民獲其利者千萬矣所謂害去其太甚而利則不必謀其萬全者此之謂也若概以海口高仰地同釜底置之而聽其沈溺此豈仁者之用心救民之善術哉余以道光十一年分巡常鎮專管高郵以下河道適當大水周歷巡防又奉

命督理江北賑撫事宜於七州縣地境查勘往還凡五閱月地勢情形頗所詳悉當時上書河帥每以事體重大經費不足格而不行姑記其所見存此三論以備採訪云

匡俗論

古昔盛時民俗淳厚相安於質樸敦龐無奇邪詭異之習其衰也教化不行風俗日敝一切博奕飲酒淫蕩之事耽於逸樂而不慮其害而豈知澆漓之習日新月異凡可以損身敗名喪財廢事者出而愈奇有詩書所未載老成所未聞而舉世狂惑靡然從之則未有如洋煙之爲禍益烈者也洋煙謂之鴉片名不雅馴產出西南夷性毒取膏和酒或水能殺人盛以竹管燒煙吸之其初能升提血氣令人忘寐故人多中之其既中也體狀如枯柴餓隸朝暮煎熬轉牀釋禁之則立斃不禁亦終速斃始於狂蕩惡少浸至士夫工賈兵弁隸役男婦老少此風日熾蓋古今惡行其損身敗名喪財廢事無甚於此者以外夷詭譎之物取人厚值而流

禍中國不至於人皆冠羸瘠天不止嗚呼是可哀已是故國有明律而不足禁家有嚴訓而不能止將聽其狂惑而無所底乎是則不然欲揀其弊厥有四焉其一曰遏其貿易此物由洋船帶來能宣諭外國禁以違制使之不來固善不然洋船未入口時內地姦徒乘小舸遠接代爲售賣利之所在一切文武大小官署汛兵捕役得受賄賂公然賣放故鮮有查獲破案者必須遣委公正幹員嚴密稽察使之不得進口明立賞罰嚴定章程則偷漏自絕而無從貿易矣其二曰嚴禁造賣此物狀類鰾泥不煎不成城肆所在多設熬所向買就食者接踵名曰煙館前年尙少近則盈街塞巷查獲不難但書役丁幕前後左右多其黨與易洩風聲有司官欲懲其弊必隨時畱心出其不意自能弋獲窮治窩家重懲黨類自可漸熄矣其三曰示以禁法此物得猶苟延失則病死人斷無忍死而率吾教者故禁止尤難或傳藥餌洋酒謂可禁戒然此物性味惡劣非他藥所能解故卒無效今有善法焉在乎遞減譬如人或日吸一兩不必遽絕但令稍減其錢或分其減甚微斷不致病明日以漸遞減日復如是閱日而月而年減至極少雖戒不死且漸減之

後人已漸健此理甚明萬無或爽某嘗以此戒人未有不效使人能思戒夫復何難是在詳悉示之而已其四曰講明理義俗之偷也理義不明故是非不審凡事類然乃至於損身敗名喪財廢事之物而必欲犯之雖愚昧諒不至此然往往犯之者何也朋黨相處喜其新奇目爲遊戲始謂無妨既而受害漸深悔已無及是在官長整頓風俗論以法律明以理義剴切曉示鄉黨之閒賢父兄師友往復開導其已中者示使禁止未中者先事防閑有犯此者示以不齒人自幼至長習聞其說知此物之受害最深罹法亦重自不敢輕爲嘗試官府衙署鄉閭市廛告示論著痛切提撕俾漸知警覺冀挽頹風斯奇詭不作仁壽同登矣

閩粵風俗論

民之生也山川異宜水土異質故其氣稟之剛柔舒疾因之而及其俗之所成相濡相染寢以流傳視爲固然而恬不知怪此則成於人而非特其氣之偏也稟於氣質者聖人猶冀移易之而况其染於習俗者顧可聽其流失敗壞也乎閩之漳

篤 心 堂 文 集

泉粵之潮嘉其俗尙氣好鬪往往睚眦小忿恃其族衆聚黨至千百人執梃刃火器訂期而鬪死傷相屬或尋報復世爲仇讐旣以多殺人爲勝故預覓敢死者爲頂兇至論辟不悔地方有司知其頂兇而置之而正兇已逸是殺人者不死而長吏坐受參罰也或知其頂兇而誅之而正兇不問是被殺者無辜而論抵者又無辜也識者憂之而或謂其天性固然不可以治化是則不然嘗試論其弊而推求其治凡有五焉其一曰崇禮讓傳曰亂之生也惟禮可以已之孔子言以禮讓爲國古昔盛時之教其民也柔之以詩書禮樂之氣馴之以威儀揖遜之文教之以綱常名教康樂和親之俗豈無頑梗罔不率循今使爲守令者重學校明禮義敦隆師儒教之親陸族黨之中父詔兄勉民生自幼至長習聞正論凡其中惇謹老成能勸導者守令親造其廬加之禮貌以寵異之設有忿爭能排難解紛者或聞於

朝加之褒獎以激勸之久之而民未有不以和氣爲榮以強悍爲恥者某瓊人民習柔懦潮人來瓊者其始至也片語不合或拔刃相向瓊人畏且笑之居無何

其柔懦與瓊人等則習俗使然况教化之行率由允速故曰禮讓之宜崇者此也
其二曰公聽斷民之鬪非遽鬪也起釁之始未必不訴訟於官有司或遷延不決
或聽斷失平甚且甘受賂賂顛倒是非是激民使鬪也誠得賢守令讞獄勤明毋
令延累酌理準情秉公剖判俾曲直分明無所含混直者爲申明其理猶必戒以
好訟之凶曲者懲創其非尤須開其愧悔之意肫誠訓誨剴切矜惻之隱流露於
訊斷之間雖凶悍之夫亦當感服氣平而訟息訟息而鬪衰故曰聽斷不可不公
也其三曰查保甲古者族黨州鄉相保相受最稱善政即此可以治鬪何也凡鬪
之初未必遽枕戈動衆也嫌隙初萌憤未深而黨與尙少此時保正甲長先事報聞
知之理有司知而下鄉稽查彈壓解散必不致滋蔓難圖凡保正甲長先事報聞
者酌示賞資諱匿釀鬪者嚴加懲誅斯鬪不難弭故曰查保甲不專爲防鬪而實
收其效也其四曰緝匪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凡主鬪者必勢力溫厚之家使其
挺身赴敵輕性命就鋒鏑彼必不願故必多覓匪徒荷戈而來先給僱值匪徒凶
而貪得以鬪爲利往往簸弄詭譎激成鬪局故害雖起於主鬪之家而勢常成於

助鬪之衆有司平時嚴緝奸宄有案者窮治其罪無案者或收入營伍嚴加約束助鬪自少又劣書刁役亦挑唆激鬪之流當併懲治而鬪無可興故曰匪類必緝者此也其五曰選守令有治法必需治人以上四者非得廉明公正實心任事之人不能有效如潮郡三陽等縣夙稱善地往往虧空已多或參案處分人員以此爲規避調濟之地大吏以爲暫局或不之覺不知若輩不但存五日京兆之心且難免三倍爲賈之見於民風吏治斷難講求又其甚者乘民鬪而因以爲利或准其項兇而主鬪者賄賂公行或號稱緝兇而局外者攀誣買釋吏治人心至此已極效是在大吏慎選賢才實授其地毋輕更代待之以誠任之以久假之以權擢行之有效者力爲保薦加銜優寵仍不令遽爾離任使風俗漸就淳厚然後趨擢酬庸斯在任者得竟設施接任者知所激勸故曰選守令尤爲匡時救俗之要所宜亟亟者也且夫論治者貴絕惡於未萌起化於微渺是故當其旣鬪也乘輕生好勝之氣雖責育不能止其鋒則莫若先清其源而防之於未鬪之始以上數者皆清其源者也能於此講求卽令積重難返未易驟效然必能漸使變革馴至成

風不然以鬪爲必無治法則必亂民而後可然鬪民雖視死如歸卒未嘗有犯亂悖逆之事而未嘗無尊君親上之心若夫激之使鬪而又不能安輯之使鬪益熾而禍益烈是其咎又不獨在民風矣

撫禦瓊黎論

自古安邊之策在乎撫禦得宜則師不勞民不擾而成功也易瓊郡孤懸海外所轄十三州縣沿海而居而黎人實踞心腹十三屬中惟文昌距黎稍遠餘屬皆與接壤黎地延袤三百里高山深林雲霧蒸濕水土最爲惡劣其類有生黎熟黎生黎所處尤爲深遠熟黎則稍近平原粗通語言時與商民來往貿易其各峒均有頭目不相統屬而聲勢聯絡所居轉徙無常不甚習耕作恒操弓矢以弋獵爲生其性蠢頑獷悍然畏憚官長即商民吏役咸所憎伏此瓊黎之情形也其起釁也或就近商民欺其愚蠢難免侵凌或防汎吏卒利其物產不無滋擾又有漢奸匪徒潛匿其中相爲誘煽往往嘯聚焚掠擾及居民然終不敢離巢穴遠出爲害昔

海忠介有平黎章入奏其意欲建城於黎中並開十字道以通商賈行旅使黎無可據之險而行人往還衣冠文物足以化之當時議駁不行以今審之亦有難者孤城少援難於防守一也險道崎嶇未易開闢二也瘴氣大盛人憚往來三也夫黎地憚丸險阻得其地不足爲利得其人不可爲民惟議安撫之策嚴守禦之方令相安無事足矣竊以爲安撫之策必先自治平日每有以查黎爲名其實適所以擾黎者凡沿邊分防之佐貳出汛之武弁務擇謹飭安靜之人嚴役卒毋令侵漁禁商民勿許凌辱稽察奸宄使不得逃匿其各員弁能數年安靜者酌於邊俸常例之外量予議叙其不能安靜者降罰有差庶糾察嚴而安撫不難矣至或有事而籌守禦之方則不可興師動衆不可徵調遠兵不可深入不可久屯興師動衆則聞風先遁徵調遠兵則水土不習深入則險徑幽林主客異勢久屯則嵐毒煙瘴癘疫易生祗宜用本境之兵助以團練鄉勇嚴守口隘堅壁清野令不得搶掠閒或用計誘敵設伏截勦彼將潰散仍須道府親往曉諭示以利害懸賞示信計擒漢奸區區小醜自當斂戢考

國朝二百年來黎人極安靖偶有蠢動立就肅清頃聞黎擾崖州崖距郡窳遠計程將半月瘴氣飂酷用兵殊難若督撫由數千里外提師涉海則險阻未悉勞逸異宜而徵調之煩已不勝其苦宜委之境內官屬並遣令妥員相機守禦則底定之功計日可待至於善後之策則當嚴飭有司講撫綏之方嚴奸宄之禁遵而行之永無黎患可也

記

莫氏大宗祠堂記

古之所稱鉅家華閥者必其先有積勳累德惠閭在人而其子若孫善守之紹美
襲休繼序弗替然後崇基茂流澤永焉定安之莫甲族也宋熙寧中其先世諱恭
萬公以千戶戍瓊遂啓南建用世其官夫瓊之地定介腹心包絡滄溟藩閩黎
峒况當宋時隸圖籍未久鯨鯢扇海梟獍嗥山而莫獨以世能其職典兵作衛前
後百十年間使潢池無波岐黎息燧盤雨蠻烟之民歲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蕃
翰之功於斯爲大莫既世顯七傳爲志意二宗志其大宗也二宗既解兵柄能以
詩書彬雅世其家大宗尤著鄉賢名宦臚于志乘膺仕魏科與元明相終始
皇清啟運廿有一世諱魁文公首捷南宮爲瓊士倡其家之嗣者翠翠乎飮之以
道腹振之以醇惠紀之以孝敬緯之以文章舊德先疇勸家繡

國於乎盛矣或曰瓊地位離南上應朱鳥文曜是出選者黎子雲之篤學姜公弼

記

之科名邱琮山海剛峯諸先達之文學品槩彪炳今昔固地氣然耶然予嘗走通都大邑閒從顯者叩其家世數傳以往闢而靡詳求如莫之世德煇耀歷趙宋主今不衰者豈數觀哉非夫勳德之遺而繼序之善能若是哉莫二宗小宗居新屯大宗居莫村自始祖祠外宗各有祠大宗祠始廿二代陶公創之廿三代樹正公成之久而圯韞山學博予姻也與哲兄觀雲太守鳩宗人新之高敞中式與始祖祠稱以嘉慶辛未歲落成顏其堂曰善繼凡妥靈萃族講禮興學之美皆賴焉予聞而嘉之因爲本其先世積累之休而紀其後嗣繩繼之烈崇基流澤方興未艾其於創垂繼序不忘之義庶有合也乃爲之記

一友軒記

人有嗜古器者鐘鼎自彝雷洗觚爵刀尺毀敦斑駁繡澀款志黯黹匪子匪姪疑周疑秦購之不貲珍之重璧是故器重人有愛古人者言行容止世系爵諡里居交游甚至車服用御一器一物摩挲撫玩低徊俛仰是故器以人重夫重器則重

以人重器則亦重二者嗜好同而所以嗜好異何者耳目之玩心思之用殊也吾同年友莫子書農嘗得陳白沙先生琴重之既得海剛峯先生研又重之慨然曰吾不逮二先生也吾得二友焉焚香而理之其音沖遠幽微白沙先生之守靜專壹也臨池而滌之其質蒼勁精堅剛峯先生之耿特正直也於是適名琴曰韻友研曰介友將軒於羅浮之觀源山房風雨滌盪烟雲供養其晨夕焉書農之用心何如哉於乎二先生皆吾鄉人明代距今二百餘載耳非如夏商周秦之遼邈荒忽也木石質雅可揮可磨非如赤文綠字金寒土蝕之奇詭奧秘也假令噫此於五都之閒以示探古癖奇之士或非其所欲得矣

理安訪夢圖記

事有其至幻者情有其至真者取天下夢寐恍惚之事而急索解人必至泥而不達是不知其幻也取天下夢寐恍惚索解不達之事而圖繪焉吟詠焉是知其幻而益之幻也然則將何取曰吾取其真者取其幻而可以寫其真者昔先師桂文

敏公奉使讞獄粵西道出楚北竟卒武昌行館今相國曹僊笙師在京邸夜夢文敏公來致辭曰某與公皆理安寺僧也某今行矣言訖而逝師驚覺明證燦然若耳其音而矚其貌也相國帥前年故曾至理安低徊舊遊心竊異之既而文敏公凶問至按卒之期適夢之夕乃大駭訝頗聞於朝僉以爲異嗣後文敏公之弟杏農觀察分巡浙右亟訪理安寺肩輿滿覺隴山路紆折而入比至則翠篠參天古松倚壁入僧堂登松巔閣清磬一聲梵唄微答四山圍繞境靜心超跏趺半日恍然如覩文敏公之修真習靜其中而髣髴相國帥之夢晤告語也惘惘而歸遂寫此圖題曰理安訪夢寄空色於蕉鹿感至性於原鶴妙悟深情徘徊惆悵則何必詮解空門鍊舟印爪哉故曰取其真者取其幻而可以寫其真者也某受文敏帥知遇獲交觀察廿餘年矣茲同官浙中觀察示圖命爲記遂書所見以復觀察月日某記

潭石記

瓊有江發五指經郡而入海未至郡卅里許有潭焉潭口多鉅石其奇者巖岩嶽嶽莫可名狀潭有洲中峙作釜形石尤怪特玲瓏瘦透疑神工鑿成余幼舟行每喜此嘉慶甲戌春復過此欲覓舟致諸家不可得昔東坡以餅易怪石於小兒以供佛印佛印刻其記余於潭石苦不能致其愛石固不如東坡佛印耶夫舟人日習此石里之人汲而飲於此石樵者牧者漁與釣者坐臥嬉游於此石余既不能如彼數人者之相忘而愛不如東坡佛印將無終不可致乎雖然天下可喜可嗜之物豈獨此石顧不爲余所見耳天下不可必得之物亦豈獨此石顧當辨其得之所係及其求之是與否耳東坡參寥以供石得悟語余亦以不得石得悟理也遂書以記之

頌

頌

嵐霞江侯惠政頌 并序

國家綏釐黔蒸廣置墨綬匪毆課效筐篋取督租庸而已彼夫白里不治漫漶通材六計所先或迷吏本政迺稅矣民曷豸乎其有搏擊爲斷者鷹鷂同譏蹶蹶爲仁者豺狼弗問則亦弛張乖方競綠皆病者焉蓋通經致用者必鏡其本根之地也學道愛人者必察其敷理之宜也嵐霞江侯吳興望族溯令祖以詞臣作牧先太翁以廣文需銓賢明之後縣譜是傳侯秉靈鬣髻夙號鳳球戰藪膠庠先驪駘足銅行金心標其節譬龍繡虎喻其文而迺窮且益工貧原非病假館於劉智海借冊於元行冲雖復漂麥對籍將瓜鎮心烏喻其縣叢乎以嘉慶丁卯戊辰聯捷進士有旨以知縣試用粵東雖錦帽稻藎不侈何勗之能而保障繭絲特重晉陽之命其年大憲以瀕海需理亟調侯宰吾瓊會同令其地也枕席疊墟藩閩黎峒土穰而瘴民慤以戢邇以浪跋鯢鯨山嘯梟獍侯之來也詢元明第一策廚箴蕭條

集 文 堂 心 筠

得馮伉古篇韻蒙竹舞亟崇學校首飭彙常捐俸置蒙塾及書院膏火日與諸生
口講指畫一時青矜嚮訓黃髮履禮此則文翁入都常辰博士何武到郡先詣學
宮古循吏所以泮厲軌馭敷教惠讓者也洎手倚柱落紙極衍辯之文米雜鹽
爲閭閻布利鹿嗆均賦狂獄謚刑故能使害馬蠲苛飲羊息迹全有鄰獄赴侯讞
鞠者雖何祇補官能發郵治之穢宋就作令數灌楚亭之瓜昔之所稱於侯益諒
縣竟偶旱屏黜巫尪譴恭齋禱以三日計獲三日霖其所晴也亦然田仁會之自
曝繡壤甘醴段文昌之出遊碧霄滄霽非寅誠於蠻孰感靈祇其他善績循聲謳
謠滿耳抑所謂通經學道敷布咸宜者斯其選矣茲者積優成陟有卓魯稱滿勞
甄勳在鎰復右某未炙芝暉邇希樾蔭旣飲建康之醇快觀中牟之縉永年惠政
擬刊石以垂題醴泉借留宜書辰以表異特採謳思摭爲斯頌云爾詞曰大冶有
爐囂剛弗陶踊水有機囂降弗濤明明侯澤于會之登鸞鳳字人鴈臬懷我侯之
先兮蓬萊僊史有蟬集堂詵詵桃李鵲湖洋洋玉帛誕光執器丹漆授書縑細詢
河摘雒流菽蕘總洞垣一方察心六空厲塤嶙响鰲峯蠱風 帝相我黔咨侯

于邁侯載戾止我屬茲鳩駘俾受止人鞠人謀曰予羹飫匪我茶脂營文紉道簞
綸投醕莘莘皖厥哥鼓爰屏盤鞞罔俾昔茲酒饑迺卹若雨若暘哲晷留爽渥
之沛滂虛堂鏡澄訟庭草碧維邠有苗維萊有柏餐和飽德穉若耆兮我哥且謠
永佩思兮

序

張氏族譜序

嘉慶癸酉某奉先君制家居族人來諭曰家譜闕修三十餘載矣惟荒畧是懼且舊譜係手錄傳寫易譌又難久也蓋續修俾付刊焉某聽之爰同族人就舊譜詳加考訂疑者闕之畧者補之冗者汰之人事繁劇閱三載始竣事某閱服將入都舉族人謹告焉曰凡譜之要有三其一曰正本源吾張族姓繁衍諸譜或遐稽漢魏溯始軒轅得姓受氏詳哉博矣夫古者士大夫不脩廟祭始祖遠所自出非至尊不能宋儒以後始有祭所知之說斯以濫矣乃舉所不知者紀之祭之庸有當乎吾譜始於閩而斷以瓊山令尹守恭公遷瓊始紀實也由宋至今墳墓斯存里居斯稽遷徙斯辨數百年如一日千百人如一體本源正則尊親重尊親重則愛敬生矣其二曰別宗派周官小史掌奠繫姓辨昭穆禮記大傳辨繼別繼禰大宗小宗後世此義不明故孫旂與孫秀合族李揆以輔國爲親植黨營私風孔熾矣

吾譜自列祖纂修源流派別考覈綦嚴故雖以長支珩祖之後而世次不明則寧從闕畧四支亦然二支三支五支之考核詳慎亦然嚴冒濫之譏即以致親睦之意夫族姓流失有骨肉等途人者矣然懲其弊而濫焉或途人而骨肉者矣厥失維鈞要兢兢乎不敢任臆而矯徇衆而黨致蹈通譜鬻祖之戾則宗派明而情誼摯矣其三曰示勸懲世俗以地望相高君子惟辱先是凜吾譜自琮山令尹以後雖巍科膺仕落落晨星然如鳳影廷巨之書詩汝臨之宦蹟奎元之鄉賢敬宇之文章以至孝弟力田醇慤樸茂之氣尙有典型今族益蕃而俗弛矣夫鄉人爲善慕義者且薰其德不肖者尙畏其知况祖宗遺訓昭然乎誠按譜稽之若者宜法若者宜戒興齒讓重人倫敦詩書服農畝暴慢邪僻之氣屏勿近父詔兄勉子弟率由以紹令聞而無黍先澤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誥又曰聽聽祖考之彝訓此允譜之所係而凡吾族人所當永永繹思者也族人僉曰子言良當因書以爲序

捐貲重刊邱海文集序

學之興也其鄉人宗仰先詣往往尊其遺書口誅手胠流連諷誦想見其爲人故有所觀法激發而成材也易其衰也反是故遺書者嗣曩詣廸承學之端也吾瓊學者自漢以降有明爲盛而大學士文莊邱公都御史忠介海公褒然稱首夫二公相業風節章已其文章大者羽經翼史輔運匡時煌煌乎河嶽日星流照今昔而詩古文詞之作則亦不遺于細焉二公文集重刊于乾隆癸酉邱裔藏其板久就剝蝕恐遂遺佚不紀于後吾聞產名賢之里者其某水某邱童孺釣弋之故墟恒相與徘徊不能去儻所謂思其人愛其樹歟而况述作之著者乎若二公者俎豆海內而吾鄉人莫或祇奉至視其遺書漸就湮滅余心戚焉今與邱裔修甫茂才議重刊斯集剞劂之費先二公裔誌數典也次吾里人誌景行也竣事之後錄名給書各有差庶幾吾鄉宗仰之意而觀法激發以興於學也

邢湄邱先生遺集序

太史氏曰予讀邢湄邱先生傳輒撫卷嘆息想見其爲人比得先生遺文詞旨明粹成一家言而益嘆立言有本不可誣也先生以名進士歷官總憲巡撫江淮間功德在人其持論侃侃不阿權要何其正也連平解組歸養優游林泉能以言行坊表閭鄙出處進退光明磊落之概又如此故其爲文篤實光輝粹然無疵存者如大成殿記射圃記送周推官序諸篇皆經術淵醇辭理樸茂吟詠閒作皆非苟然塗飾之詞言之有物非篤於道者能若斯乎夫吾瓊僻在海南英才輩出未易僕數其卓卓者則先生與瓊山剛峰二先生並稱三賢昔之所傳豈虛也哉予聞先生年長於邱而海又繼其後瓊文接踵百十年間人物表著若此豈名流之產固不擇地耶抑克自淬厲者人皆可勉也予於公有慕焉并以告讀公文者

除邪編序

孟子距楊墨甚其禍於無父無君韓文公闢二氏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其

筠心堂文集

誠迎佛骨乞付水火歐陽廬陵作本論詞義甚正而朱子無取焉夫非以人心陷溺之深必大爲懲創等於武事之廓清廬陵大指未免迂緩耶且夫邪之中人其始乘於其所疑而久乃堅執其所信而祛邪之道在驟奪其所信而令之弗可疑而奪其所信令弗疑者指陳其理則莫若明示其事之爲著瓊俗惑邪說舊矣僧宇佛觀之外雕木象神名號紛紜甚者聚會萬人喧闐閱月歲爲常男不得耕耘女不得織紉蠹財蔽俗淫盜滋興識者病焉文昌雲道樞先生屢諭於衆弗信也乃率先燬像里人惴惴爲先生疑且懼竟無恙又爲里人燬其聚會煊赫者亦無恙旣而里人爭自燬焉亦俱無恙於是瓊人始信像之非神而悟其弗能爲人禍崇也故斷然而不疑於戲先生兄弟能文章砥行誼醇粹而敦篤循循乎貌不勝衣初非有武健嚴酷之能也爲發中名諸生初非有乘權藉位驅迫駕馭可以移風而易習也而猶若此使竟其學而推而廣焉於世道人心豈小補耶雖然吾瓊得其說而奉之屏黜邪淫昌明正學又非大幸也耶予深嘉先生兄弟能師孟子韓子之學令里人深信弗疑而廓清之力大也謹序其編

澄邁蓋邑侯去思詩序

序

二八

嘉慶壬申澄邁宰蓋健園前輩以太夫人憂去官士民相率進詩歌扳轅追送絡繹數十里公停車拊循歔歔傷懷殆不自勝某諭於衆曰國家所以重令長者常則興化善俗游斯民於羽干鼓鐘使成其材不幸有事則捍疆圉禦侮靖亂俾民弗擾是故令長資最鉅且難公晉之古沃人家世推孝友公賦質敦篤以名進士官翰林旋出宰澄萬澄距京師萬里瀕海爲城環以羣山黎峒孤離瘴癘公既下車曰斯豈不足爲治邪甫數月政通時和賦平訟理廉明號諸邑冠民大便之公念澄士僻陋廢學捐俸置膏火躬爲師日與其秀者勵行講藝鄰治負笈從遊者相望稍聞緒論咸有所激發又以古賓興禮廢弗舉率先爲倡衆踴躍醵金至三千有奇爲之費寒士赴試者資焉儒者一行作吏簿領壞委廢經個學者固無足道苟非實心實政以培植人才振興雅化爲事其能詳悉誘掖無微不至如是邪當是時粵海氣不靖公募卒治守禦晝夜邏緝獲匪夥數十人會當事冒公功不

以聞公無懸色庚午夏群匪淫熾燿數十泊澄城外礮聲震豎瓦潑城孤兵屠民聞寇驚呼衢巷喧闐奔竄踐藉或勸公曰寇且至速閉關自衛或又曰事急矣權送眷赴郡庶保不虞公仗劍厲聲曰城爲民衛閉之民將奚歸況某奉

天子命守土輯衆誓與城存亡敢有浮言驚吾民者置軍法即率先登陣指麾嚴守密伏鄉壯數百夾港兩岸匪疑無倫駕快舸數十飛投抵岸公率伏奮擊出巨礮二震轟列缺煙霧迷離碎其礮十餘匪大潰自是不敢窺潯岸民以大安吁公之忠毅果決兼文武材又如此其他香績更未易覩縷矣公丙寅蒞澄辛未卓異入

覲某得以館後輩謁公京師秋公復任某亦乞假歸省冬復聚於羊城隨公南發晨夕劇譚然績學敦品政體輿情之餘無一語及私於戲此更足稔公素履而以眞儒爲賢令所謂常變足恃者有由然也民之謳思不亦宜乎雖然抑更有進者公他日將典大疆晉台輔爲

聖天子布德政譬甘霖和春不私尺壤吾儕沾被正未有涯而自時厥後吾儕謹

序

率公訓孝弟力田戒惰游息爭訟是公雖去而資和飽德歲月恬熙以是爲感公澤而慰公懷詎非公之所深許者乎衆稱善迺編次諸詩爲帙弁以此敘贈公行焉

馮魚山師小羅浮草堂詩序

歲辛酉岳嶽從魚山師讀書粵秀山中師教人端品績學至嚴且勤諸生有志於古者則喜與之言詩一曰岳嶽偶賦登鎮海樓詩師可之其獲聞緒論自茲始甲子秋岳嶽幸鄉薦公車北上師殷勤祖餞酒數行則悲歌慷慨語岳嶽曰行矣勉之予亦當北來相聚異日偕若南歸渡瓊海攬五指黎婺諸山訪東坡遺蹟所得詩畧今孰多且精吁岳嶽疏蕪於詩樽無得師猶以爲可言期待之過伊胡可忘越丙寅而師竟歸道山矣悲哉戊辰春同門梁君吳攜師所著小羅浮草堂詩鈔入都岳嶽盡讀之閒爲校訛闕刻既竣爰粗陳梗概竝識前聞焉師年十二補弟子員弱冠受知於大興翁覃溪先生與選拔讀書試院旋偕入都越七載始成進

集 文 堂 心 筠

士人詞館蓋聞先生之論獨詳又得與名賢公廨遊故其於詩功益深而學益遠也迨改官部曹假遊雍豫恣情山水旁搜金石每與岳崧言平生足跡偏五嶽而留太華最久嘗攀鐵絙登天門陟落鴈之巖俯瞰黃河直如一綫又嘗匹馬千里度太行踰輶轅至恒山上琴棋臺睹秋中之明月與塞外之黃雲故凡山川雄直蒼莽之氣世路夷險可喜可愕之情一於詩發之宜乎嘉興錢謙石先生曰嶺南自曲江後諸子皆存偏方之習惟馮生力追正始也師於詩始學山谷繼乃騰蹕百家繇韓蘇而歸於杜至其爐錘鍛冶生面獨開則自成一家言焉師有云詩不可不守繩尺亦不可徒涉舊窠不可顯恃性靈亦不可浪逞博洽必深悉古人堂奧面究其離合淺深然後自闢一境以附古人之後又云凡大家詩寧質毋浮寧拙毋巧寧禿毋纖而尤要在陶淑性行讀書窮理乃能爲正大洪達之音有合溫柔敦厚之旨然則師之爲人與其所以爲詩皆可思也已岳崧不敏末由窺測涯岸一編在手謦欬如新山水之感寧有終極哉

黃仰山先生詩集序

詩本於情而通於樂其大者調元汁律陶化淑民聖賢務焉匪茲則弗作焉屏弗錄可也吾粵黃氏雙槐粵洲泰泉三先生以理學顯於明仰山先生其裔也舉孝廉以其學倡高涼人移鐸吾郡皆有聲父老藉藉誦弗衰惜乎予年稚不獲拜先生也既而與其子香石交得讀先生詩或曰先生祖泰泉能詩先生能詩今香石又能詩此其淵源歟予曰唯唯否否有泰泉之理學淵遠然後有泰泉之詩有先生之淳行篤敬然後有先生之詩香石進不已又將有香石之詩不是之求雖勝妍門巧琢月鏤雲非所以筦情維化則所謂弗作可也弗錄可也試考諸君子所傳先生之行乃歸而讀先生詩其不至竄予言也惜乎予不獲拜而質之先生也

送蔣礪堂制軍入 覲詩序

嘉慶旄蒙赤奮若兩粵制府蔣公奉

筠 心 堂 文 集

詔入覲粵人士相率爲詩以榮公行且覲公過歸爾詩末章之遺也昔有唐宋廣平督廣州家燕國爲之碑頌詞旨古質以公方宋追媿奚慙輒擬其篇爲序云爾國家緝熙景運百有餘年茂德賁乎海裔聲靈輝乎嶺徼嘉慶十有六載辛未粵海初翦鯨鯢未集鴻雁其地北闕梅關西藩桂筦交閩東南延袤襟帶巖谷莽互汎港糾紛猿黎之所嘯聚洋番之所殷錯吏或不若於治叵或不馴於化天子憫焉迺命公移旌東浙式是南邦

丹詔初降黔首順風翹踵延頸魚喁爵忭曷用臻茲威名之所警懾也德意之成懷柔也公曩時鴻步西清橐筆東觀弼文炳采玉質金心爾迺載英錫手衡尺網珍於榕海搜奇於桂林榮問翕然士氣賁若猶羽毛之宗麟鳳濼谷之左江海也且公嘗巡方惠潮革音鷓鴣字人鸞鳳用能苛蠲害馬風變飲羊至於建礪吳會柄節之江均遷所蒞猛鷲避德霸昇滌事靈鳥依仁矣若道我邦之作督也耳一善若流燭一惡若風彰潭之經也準俗以摩化因地以程器弛張之宜也其糾吏也鑒周螟巢其長人也綏極雁戶其匡俗也苞苴絕焉其出入也稱媿簡焉矢之

以精敏故庶務理持之以靜正故羣下壹隆以延壽之崇雅密以張敬之伏暴瑣極半益之細周乎番邊之市則情慤德滿綱舉網疏者也然則九真常誦任延諸黎亦拜新息不其禱歟詠夫魚藻鶯領愷樂福祿之旨也采菽裳華錫予譽處之典也當茲臨節爰發龍光式瞻耆老搢紳振振有詞咸祝公歸某不敏擬此以序

送李石泉前輩出守粵西序

嘉慶二十四年夏四月同里石泉前輩李公以翰林編修京察課最奉命出爲粵西郡守公之居翰林也爲史館纂修

文淵閣校理提調庶常館兼辦院事記名御史庚午典試山東今春禮闈分校館職稱能焉公兄次雲弟椒堂皆官翰林文章科名一門彪炳家世稱盛焉所居佛山粵東西通衢也公赴任由羊城西發熊軒五馬車騎雍容經里第訪童年山水釣遊之區招戚黨父老子弟杯酒話言作數日款洽里巷稱榮焉自古儒者得志於時而遭際之隆如公者可謂無憾矣顧岳嶽之重公則尙不止此何也公官京

職十有餘年蕭然寡營圖史之餘無它嗜簡酬酢喜靜攝同里梁青厓舍人好道家言公閒就談移日適然有自得趣所見以斂神息慮專一養氣爲本不雜服餌修煉仙佛荒誕語或論事則條理井然簡當不支蔓皆精切肯綮其它飲食服飾用御有則無執袴氣無寒酸氣所謂澹泊以明志安靜以致遠古人立身行己之道即經濟所由推然則本此以飭吏蘇民去華競之習拯凋敝之衆與之休養安息粵西民貧地瘠吏或不職得公其有鳩乎卽異日洊歷升階廣推德意又豈外是乎夫職雖要而不以能居家雖貴盛而處之以恬澹此足以見公之深於學而非流俗所能窺矣若夫梧潯桂林密邇梓里公歸迓太夫人就養任所舟行便適山川清拔往來寓目風習水土略似故鄉極侍奉之欣怡無跋履之勞頓此又人子不易得之遇而豈徒誇負弩之勢繪畫錦之圖爲凡夫俗士炫耀耳目已哉岳崧於公爲同館後輩又同里常得侍公談因以其素所重公者書之以贈公行焉

送秦小峴司寇謝政歸里序

嘉慶十有五年少司寇秦公以疾乞解官

天子嘉乃夙勳息公勞勩

優詔報可其明年

上方西巡有事于五臺

勅公畱送車駕蓋惓惓不忍公歸而公亦感激歎歎不能忍然去一時禮遇之隆忠愛之悃上下交孚之美于斯見矣儒者出蓬華策名青紫外徭藩宣入參政要泊乎脫屣寵利高寄放懷則短衣巾徜徉山徂水厓釣遊之故區其與夫傲傲俄併苟驚利祿者相萬矣於戲如公者可不謂榮歟可不謂賢歟且夫致身通顯圭爵煊赫聲施遐邇邇此世俗之榮也而道不存焉仕宦富貴衣錦畫行人物風期輝耀閭左此亦君子之所賢也而性不存焉何者所見者大而其立志誠非苟焉已也某嘗諮諏輿論退而讀公文集公蓄道德能文章蚤歲受知

高宗仕內閣有聲久之出而觀察浙東陳臬楚粵既由浙藩入尹京兆歷刑部侍郎所至蘇枯振敵士論翕然忠亮通毅之槩流露於語言文字間而公歆然不足方將推闡所學潤澤生民然則所謂榮且賢者烏足以究公志而盡公之大哉夫君子之於世或才矣而不用用矣而或不足盡其才今

天子宵旰求治嚮用老成而公適以疾去然則天下之望公與公之憂樂天下者雖偃息林泉蓋非得已至於山水歌漁鷗狎玩以此爲公之高出流俗是殆淺之乎知公者也公之將行都人士咸爲詩以榮公歸謹就管見以序之云爾

送唐敬楷同年重守平樂序

余年友唐子敬楷之初守平樂也嘗遺余書其言濬溝渠以廣水利修學校以訓髦士平讞獄以蘇無辜治菑勤又言平樂故多盜加之捕治幸稍熄雖然郡守父母斯民不能使不爲盜乃以搏擊稱能良內愧姑俟來夏儻無效挂冠去耳余誦而韙之曰循良語也居無何敬楷竟引疾去去之日士民攀留有涕下者且爲祠

於社歲時尸祝以爲常來自粵西者叩之良信敬楷既去未幾丁太夫人憂既而尊人陶山先生棄養敬楷初由原籍湖南來省金陵又由金陵扶兩榭營葬於山東肥城轉移數千里哀毀勞勦心力交瘁蓋距去官之日七載於茲矣服除後投牒銓部請仍之粵西需補平樂或曰平樂非善地瘠敝且遠敬楷奚此之樂余曰敬楷誠無樂乎此也豈惟無樂且將惴惴乎懼弗克勝然而爲此者誠欲有以成其初志也使敬楷至平樂視其野果水利薄而豐登告歟視其學果髦士宜而烝烝歟規其民果熙熙無冤獄歟郡守父母斯民保無不盜其行而盜其心歟未可知也其能之固敬楷之所冀而未必其無加乎此也其不能則敬楷之所憂而惴惴乎初心之不能自己也且夫人之愛其人也將維持之啓迪而防範之雖殫精極慮而未嘗自以爲過情也人之賴其人也雖維持之啓迪而防範之非養欲給求未必其無餘望也况乎事習則易忽忽則慮淺情久而中怠怠則志昏忽與怠乘奚以爲治敬楷勉乎哉昔之聖賢命其身堯舜待其民者毋亦於是取則焉學無止境治無近功不息之謂誠日新之謂德不矜且伐之謂功能積而益光施而

益廣它日遺余書其必有進乎昔者矣余與敬楷交契知敬楷不以諛命余不以不諛詞余也敢效贈言冀以相益尤願敬楷之有以益余也張某序

鄭氏五代祖小像地圖序

東莞鄭月溪先生家傳其高祖還惺公以下考若妣小像十有二壘地圖墓銘各五其子太學生垢姪孫焯屬予敘而藏之予惟記有之孝子事親視無形聽無聲然其論祭則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嗜樂又曰優乎如見愾乎如聞其太息之聲且夫人於其所善或不見則思之思之則其衣履其容止其鬚眉馨歎其所居屋宇門廡山水景物如目睹焉如手指焉思能通神選選如是而况乎祖若父之精神尤思而可接者乎今鄭氏之傳此圖所以誌思也誌思則先人仁厚思以紹之先人德望思以傳之孝弟力田思以守之文章事業思以光之綿綿百祀子孫男婦瞻望再拜咨嗟相屬曰緋衣而峨冠者吾某祖也噫其以德位顯也大帛而素冠者吾某祖也噫其以高尚著也荆布者闕翟者鞠衣而隆笄者吾某某

妣也噫其克相者也則洞洞屬屬如環立而奉承也如耳提而面命也則又曰某邱吾祖若妣之所安厝也某水吾某祖塋之所襟帶也願世世善守也嗚呼此則思之極致而圖像之所由敬守也不然優孟衣冠模範山水務爲夸飾以震耀閭里侈譚福祚此近習門第相高者之自誣而誣其祖非鄭氏藏圖之意亦豈予之所望於鄭氏者哉

員山周氏族譜序

族有譜牒舊已吾瓊著姓率是重而體裁詳覈華贍而典密則莫著於員山周氏予讀而嘉焉且夫譜之作也靡實弗彰靡人弗顯譬裸獻饋酢緝儀也而非揚詡博大則弗輿器譏咸訕雅聲也而非遠古粹惠則弗御是故溫縣鶉者不足語吳機蜀柚之鮮也充藜藿者不足語精菰芳酌之旨也準斯以斷可得言焉周之先閩產也有宋翰林學士秀梅先生始籍瓊文學淵源猷家補國其二世四世繼捷南宮廡仕巍科絡繹相望以迄於茲而魁人傑士譚粹之儒貞淑之媛章章於冊

前後數百年閒詩書彬彬淵醇樸茂之氣流馨扇美彪炳瑤崖若網珊瑚於長瀛發火齊於巨浸然則斯譜之披華振秀蔚然稱首不其諒歟而成斯編者創之具九世原清公額之者靖江月湖一川月潭數公泊今華九壁甫諸君子而大備類皆以淵洽之彥網羅蒐剔口沫手膩不懈益虔克就完善其世系有表有錄人物有志里居藝文祀典有紀爲作爲述實能紀實家丞採華庶子成一家言以著于時儻所謂得實而彰待人而顯者非耶否者舍實則夸非人則妄何異覈禮於伊川張奏於洞庭而豔組纂之精過屠門而嚼大奚益哉予旣以是嘉周譜且以告著姓之凡爲譜者

王氏族譜序

自古世系之昌源流之盛雖曰地運豈非人事哉予讀澄邑西昌王氏譜牒其先閩人也明永樂間有諱某者偃蹇弗竟其學浮海遊瓊州時別駕某公重之延爲客實始來琮公與中書某公友善中書公精形家言履齒所至窮幽攬勝每至西

昌地輒徘徊不能去其言陰陽向背之宜山川之脈絡環揖抱榮繞之形勝甚詳且論十公曰蓋居之以昌爵位遂雍棗公疏泉流乃漑乃甌以寧厥居自公逮今十有餘世閱祀三百蕃其文豐其儲蓄膠庠明經達政之彥譜不絕書皆如中書言雖然王予姻也選予北遊燕偕信齋令丞寓瓊行館相得懽甚令丞長者也爲予述譜系甚悉蓋其族上醇慤砥行誼敦之稼穡樹藝以固本澤之禮讓詩書以崇雅紀之孝悌齒遜以厚俗父老子弟翬翬恂恂以教以率善氣所感蒸爲吉祥豐裕蕃衍之機方興益熾予固不多也書公之善鑒而多某公創垂之嫩暨其後嗣繼述之長也譜創於其六世諱肖陽天德二公而某公修之予姻信齋令丞繪齋太學昆季續之昭穆必詳圖表必的文藝必著生卒行畧必覈既竣事以示予予讀而嘉焉乃以所聞地運人事之說紀數言以弁之俾知王氏之衍慶流祥縣繇弗替者在此不在彼

五嶽游草序

史記五帝本紀贊曰予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昔人稱太史公游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疏宕有奇氣吾先師馮魚山先生嘗徧游五嶽余編刊先生詩紀游諸篇尤爲奇壯茲陳子煥巖能學先生之游與其詩可謂豪矣余性頗嗜奇而宦跡羈縻人事匆遽夙約未踐山靈笑人然一師一友猶得手其著作以當臥游覺疏宕奇氣恍惚五嶽在方寸也張某序

顏惺甫宮保壽序

自古名臣碩輔其學識閎達德器淵廣足以翊贊元氣壽闔民物醇鑿播於遐邇福嘏萃於一躬故世德垂光紹休令緒而康疆逢吉感召和氣諸所以壽世壽身者天人徵應未之或爽况夫黼黻昌運弼亮三朝牧伯疆圻流聲播烈禕哉豈乎如惺甫顏公尤著焉公穎悟深沈有異稟幼承尊甫大中丞公訓由選拔廷試前茅授儀曹歷本部郎中嘗以辦安南貢使事件上官

高宗皇帝聞之特加褒異故事節婦請旌由郡邑申送需時繁費饗者弗勝公力排衆議請以鄉官印結咨題視夫浮沈耶署唯阿茂義者相萬矣以上考擢守吉安有欲爲致書當軸者公固辭將之任有索賕者公正色曰某世受國恩豈以賄進果爾扁舟歸去耳衆愧服既下車劾墨蠹吏若設置之法郡肅然夫末俗走利若鶩榮弋勢餌恐不得當公皆屏之易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公其有焉除雲南鹽法道權臬事時安南邊境剽掠守者以反聞城畫閑民多驚竄大吏議徵兵公從容曰某請詰之果叛必殲焉否幸無輕發啓蒙勞民烏可以莫須有事上煩胥戾言之剴摯大吏拱手曰非所及也許之公馳赴開化廉無反狀暮薄城濠笑語守陣曰若等先歸城外關若中桂樹著花余姑往遊幸無鍵關也詰旦按轡入城竄者相繼歸衆大定威遠猥黑札杜悍甚時以兵怯誘之降公曰札杜狡數反覆荷示之弱患未已也未幾叛公與督軍巡道往剿之月數捷札杜就禽不妄戮一人以功加按察使銜公儒臣善射知兵曾以木蘭校射四矢皆中賜花翎至於料敵決策鎮靜之識制勝之方均中機要此二事其明效矣尋授西江按察使

入觀

高宗皇帝令前臨撫視良久泣然曰若父好官惜不竟其用勉之師若父可也
仁宗皇帝初擢河南布政使遷直隸民懷吏畏上下倚賴特命權督篆先是楚匪
蔓延豫境密邇直隸大順等郡新增戍兵然距賊且遠徒勞費公奏罷之又疏除
旗地加租之令晉河南巡撫選能事吏捕紅鬻匪窮治之河洛安謐時畿輔水災
奏請以河南粟十萬助振明年再攝直督安集噉鴻全活無算加尙書銜授總督
賜黃馬褂又以永定安瀾晉加太子少保畿輔地瘠民病役吏藉此虧官帑至
六百餘萬公陳請展期彌補將半矣 朝議以公任久失察謫王事尋以失出案
及直藩書吏舞弊事一再落職論戍旋 召還命效力南河籌土方事宜授主事
疊擢湖南巡道雲南臬司貴州巡撫水幾以天主教及私鑄未驟絕左遷三品卿
再謫郎中復起山東使巡撫浙江值歲旱發帑糴糶以濟民是時他省或以緝
捕徼功浙有佞佛者簿署衆名或發之欲興大獄公知無他燬其簿衆帖然西湖
封於疏濬之竊兒或火冢盜物時論以不急賊上聞削職

序

四五

仁宗皇帝六旬萬壽入都祝釐授員外郎

今上御極命巡撫福建以老辭不獲至閩察吏安民勵精尤倍復督直隸辦水災振務甚協輿情旋內召攝工禮二部侍郎授戶部侍郎督倉場時湖決洪澤運道阻梗授漕運總督旋降三品銜再以五品致仕公前後四十餘年數歷百十任宦跡周數萬里清風亮節朝野僉知吏治民隱纖悉洞貫然精明之至出以渾厚有才而不以才炫有德而不以德市所至功業在人故吏民誠服歷久益真其肅穆恬靜見諸丰采初不以升沈常變易素操非夫學識闕達德器淵廣詎能與於斯耶嗣君魯奧英敏嚴毅年未強仕由詞臣授陝西延榆綏道廉勤卓著其於教養之事猶饑渴之於飲食民之愛戴猶嬰孩之依慈母也今方晉臬使益將體公訓以大其建白而公就養秦中世德之光後先輝映求之曩牒往往難焉茲以七秩壽辰公矍鑠彊健含飴弄孫樂事無極同里素高德以某年誼又辱魯奧手足之愛屬撰介壽之言以祝難老若夫公之勳名德業將丹青鼎垂之無窮固非區區筆翰所能傳矣

羅茗香四元玉鑑細草序

道統於天殺於地森布於人散播於物四者理之權輿而數之綱紐也宋元間算學特顯據原序所云益古照膽鈴經之言天元兩儀羣英集臻之言地元乾坤括囊之言人元遺書闕軼弗著於後其推廣三元以及於物元者則有元朱松庭之四元玉鑑一書實可以涵羅萬象樞紐衆變蓋自九章以降天元爲數學之宗而此編又爲天元引而伸之而立法以盡變升降進退縱橫參伍函蓋衆形端倪萬有有隸首所未傳商高所未洩音誠古今算學之巨觀也顧疑此書爲松庭先生未竟之業靡雜挂漏時復不免且互相傳寫輾轉舛譌昔、國朝梅文穆公赤水遺珍嘗議其或問歌彖二則爲術士自秘機緘與有明唐荆川之訾李氏測圓海鏡同意蓋學者苟非冥心默契深求乎作者之法與其意雖以荆川文穆之淹通博洽猶未易言甚矣算學之難也吾友甘泉羅子茗香沈潛穎悟博涉羣編幼擅此業研極奧旨冥洞天機尤服膺此書歎爲絕學於是闡揭精蘊審訂謬失演細

草廣爲二十四卷窮原探委指事類情其於先生若瞻揖晤對口陳而指畫也其於此書若權設衡縣朗然昭著而莫或爽也信乎此書之功臣而蘇代算學之津筏也某於此道未遑肄業昔年官京師因故友昌平王北堂獲交茗香又數與同里黎見山晤二君皆研究算學每晦明寒暑與茗香集劇談此編咸以未經表章恐就湮沒爲惜嗣後茗香取鈔本與何刻本互相參證覃思殫精閱十餘紀乃成此草蓋此書五百年後聞而復章而邇年北堂見山相繼奄逝未觀厥成余與茗香旣爲此書幸又悵然於耆學同志之友未獲一覽爲惘惘也因本茗香意而敘其緣起著於篇

李卷山同年詩序

歐陽文忠叙梅聖俞詩云詩窮而益工余疑而有進焉夫詩奚必窮窮奚必工且工而窮則詩病窮而工猶詩病也窮而不自窮則奚必窮奚必工窮而自窮則以窮媒工而以工寫窮故曰皆詩病也且夫窮而工者將毋謂愁苦之音勃鬱之氣

兀傲峻嶒之象怒號以鳴志激仇以言情與夫卑靡淺易里巷歌謔之聲相萬矣雖然詩必如是工必如是乎史遷贊騷曰小雅怨詩而不怒余嘗低徊於變雅詩入而傷其所遇及三復其旨無亢厲憤懣之音儻所謂窮而工者耶余同年友李子卷山以名進士官詞館遷臺職以言事謫西邊旋

賜環往來二萬里於其歸也竟踈伏不復出卷山可謂窮矣其往也有詩其歸也又有詩余讀竟冊大率流覽山川憑弔古昔優游平中無亢激猛厲之作其庶幾騷雅之遺耶然則卷山不自窮亦不自工所謂以窮媒工以工寫窮者無有也所謂窮而工工而窮猶詩病者無有也卷山屬余叙余不工詩姑論列以答卷山且爲讀文忠語者廣焉

明李空同文序

藝讀空同子詩而美之其文願少概見將耆者妙與抑其文誠古人影子如何仲默所云邪余視學空同里低徊久之訪志乘得若干篇手錄以存夫摹擬固空同

不免然其論法不可弃允言哉。偵規改錯，縱恣謬悠文之蓄古之賊也。夫擬古斯僞，悖古斯謬，匪僞匪謬，胡道之從。曰研究義理，鎔冶性情，理必已出，趣必自得。古今無窮者，理文奚窮哉。夫然故循法而神明之，如花春色，香自暢，由空同說而深以學匪徒競以辭庶有合與空同以健者，雄有明而猶有未至，余知空同所未至而並不能至，空同所至不滋愧乎空同里人近益廢學文衰茶蠹犢難卒讀不知景空同斯又重余愧也已。

陳恭甫師六十壽序

道光十年歲在上章攝提格窮月爲我師恭甫夫子周甲攬揆之辰，門弟子某等宦跡邈隔弗獲詣函文鞠應，對僑旣思宣敷嘉嫩爲難老祝則又筮睨指量崇漢靡詳何者鑽印窮而體要難焉，蓋師之朗節峻標，稊穰塵俗章于符采，規表者可瞻也。其恣冲宰穆，頡頏彞彞淵乎沈識，閎度者弗可窺也。師之歆欽山岳，滄瀟河海昭于菁英華隴者，可欽也。其被濯古心陶鎔奧旨臻乎賢闈哲交者，匪所宣也。



筠 心 堂 文 集

師鮎紹穎異丰裁玉峙誰誰有儀篤內行祇服嚴訓用光厥學奉慈至棄官以養其于季弟及婦靡不孳也猶子姊妹姻鄰靡不周也與人交坦誠篤亮言辭淹雅傾四座或盱衡今昔語忠孝節義慨慷伉壯斐乎騷雅卓乎激越也其聆美也若驚其遇惡如澗凜然疾之在躬也故不以唯阿假其眡人肫以誠頽然而至也處躬廉介篤禮罔讐其于道也肩之蹈之匪忒匪懈與夫崇風采而誨夸長侮者相萬矣師幼以文詞雄翻辭眩眸經談震心有如穹山崇林藹葩燭耀又如幽崖遂壑風雨馳驟龍蜿虎奮百怪恍惑攬鬢乎李唐摩壘乎六代弭節乎周秦漢魏百氏之閒既乃屏鞏輓披槍鬪臂文緝道覲以翼訓章教所著五經異義疏證許鄭之扁矯也左海詩文藝苑之球璧也左海經辨鈞深樞秘冰渙而的破也東越儒林文苑傳抉幽闡徵事覈而義督也哀哉文獻網羅志乘鴻識鉅製鞴昔衢而航後津也師弱冠登巍科又十年成進士翺翔蓬壺高文典冊弁冕英雋嘗典粵東及河南試分校禮闈

仁廟時書名臺職學行風儀朝林瞻矚咸冀補敝國華霖雨萬彙廼以嚴憂去旋

序

五一

爲慈乞養年甫疆仕高臥藪足名山是娛今

皇帝即位延攬英彥曾被垂問四方徵聘絡繹輻輳高風亮節邈乎罕儔若夫經師人師矜式里閭纓綬之徒形表景附瑋瑋群品隳括衆器始河漢佈之既則江海歸之非道竊望隆其孰能感孚如斯之盛也乎記曰師嚴而道尊道尊而人敬學賢人君子或秉鈞成發據勛烈或跽伏蘊蓄詠講聖涯闡道勉學遐邇儀式陶世淑俗教化焉歸奚岐出處設長嗣繼業蚤擢鄉秀少者咸英異不凡師沖和澹穆眎聽清嘉天方優以任道之神明造道之歲月俾我學侶山斗在望宇宙生色古人如伏生桓榮李躬之徒老而傳經光昭絕學其與夫餐芝餌朮譚僊釋矜潛遜罔神風教者詎可同乎某某等學識疏闇罕究百一謹以所窺尋者箸于篇竊附頌禱之義冀師之有以廣之也謹序

楊時齋制軍雙壽序

道光八年歲在著雍困敦西陲底定獻俘告功

篤 心 堂 文 集

天子顛勳策賞特以我時齋年伯實授陝甘總督

溫旨褒獎兼賜紫纒其明年公與德配田夫人均七秩蒙恩賜聯額爲壽天章焜
耀錫賚便蕃誠異數也某維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詩有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明專閫恆賚老謀蕩醜所以闡福大臣爲國家詰戎除慝弭沴掃氛俾年豐時和
遐邇隄福躋時於衽席聳運於恬熙用能以壽國壽民者壽其身理有可徵未之
或爽吾於公信焉蓋公之神鈴秘略洞識沈勇待士如子摧敵如枯雖天下之婦
穉輿隸無不得而知也公之虛懷善下豈弟易直武緯文經秩然就理雖天下之
賢智英雋小可得而窺也初公以武科隸營親戎行數十載鑿戰數百自昔川楚
不靖滑縣滋擾以及西邊之警公咸有力或先登陷銳或用閒出奇正變虛實動
與古會忠勇灌趙尤冠諸帥所至殲殄渠魁削平醜虜

仁宗睿皇帝褒嘉奴四嘗曰每於軍營奏報見其奮勇又諭楊某打仗素爲出力
又曰諸將領中勇略尤著

召見時執手慰勞諭曰鄉與朕同歲年力富疆如有軍務須爲我獨當一面今

上登極賜手批云汝之功勳朕所素知又 賜

仁宗遺念服飾

兩朝恩眷前後所得勁勇巴圖魯名號普爵一等男太子太保 恩賚稠疊弗可
數記實嚮來武臣所罕覩茲總制陝甘統屬文武綏輯吏民德望益崇而我海梁
同牛升授河撫稟庭訓而能於職堂構篋裘極德門之盛事備人臣之顯榮可謂
盛矣至若公之謙沖不伐每人 覲京師諸士夫親炙光儀成就詢師旅情形制
勝輅畧公深自挹損歸功於 廟算讓勞於將士古所稱大樹將軍者非歟或曰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明芟夷過當或損天和然如公之天眷永膺康疆逢吉是遼
何道哉吾聞公於戰勝殲敵時必嚴飭軍士辨別魁從不妄殘害或諭令歸誠保
全甚衆然則除莠安良寄春溫於秋肅菲祿眉壽之報詎不以此也哉德配田夫
人與公同甲壺德克端公之枕戈衽革曾不突黔而夫人治內訓子卓然可傳固
宜其齊眉共慶受天錫而享期頤也某等以年家子耳熟勳猷敢繹師貞之義紳
元老之詩敬陳壽國壽民壽身之理爲難老祝極知管蠡未當萬一然必欲侈陳

勳伐誇耀威棧非公之所以爲心尤非公之所以爲壽也公得無掀髯浮白而頷
予言

天籟軒詞譜序

余不工度曲願每讀盛賢佳製如李青蓮之飄逸溫飛卿之雅麗蘇子瞻之豪宕
秦淮海之情韻風清真姜白石之精深華妙每一諷詠情興往來有如贈答嘗謂
此事爲詩人緒餘其蟲似俚其豔類俳然言情最學託興尤深昔晏小山夢魂慣
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句至爲伊川子所賞不虛也同年友葉君小庚負豪
爽不羈之才詩文之外兼善倚聲茲所選天籟軒詞譜傲萬紅友詞律而精密過
之俊語名章足資吟諷櫛字比句尤具衡裁學者金鍼斯在無徒向舞裙歌扇豪
竹哀絲作綺語癖也定安張某序

蒲圻縣志序

九州之志謂之九邱尙書禹貢周官司馬職方形方司徒土訓誦訓志乘焉叅匪

侈筭述夸藻麗也嚴紀載正褒刺鏡古而式化史之流而政之準也藩圻武昌屬
邑志荒畧而不能紀遠其邇者始明宣德成化嘉靖初邑人廖學士道南纂之吾
粵湛甘泉先生爲之叙所稱建邦觀土崇政惇教稽績徵獻志之大倫厥有六者
詳哉言之可謂知要矣 國朝康熙乾隆間再有續纂自茲厥後殘佚闕廢綿邈
百祀識者憂之道光丁酉邑宰勞君光泰以續志請序幸余里人也懇信惇樸嗜
學而嫻於治以名進士宰藩其水至也或勸速任事毋失利幸故笑弗聞也衆咸
迂之蒲瀨大江隄數潰爲民病宰微服往周覽相度歸白余曰斯不足難也余壯
其語比下車走隄上無虛日與畚夫共力食面日焦黧人忘其宰也爲文禳神驅
孽龍脩築閘年完鞏寇諸邑洪波注壑沈畜用澹又捕蝗甚勦間行境內山谷脩
水利數十處問民疾苦山川險易土地所宜捕治所亟目覩而手識焉嗣則訪耆
考文學稽古蹟建鄉校搜討遺佚振飭凋廢政成事舉民用和輯風雨時節歲歷
降康當斯之時宰之於志未遑也夫稽圖覽籍披摩記纂儒之業也事或弗覈簿
書掌故叢雜視聽吏之職也體或弗文兼斯二者人之所緝宰之所優夫是故宰

之政即宰之志也。以今觀之，其所撰述，率躬履目擊，口傳耳習，其於舊志，正譌補佚，疑者闕焉，覈而要文，而匪夸蓋六倫之旨，若合一契，以是鏡古而式化，可以觀政，可以爲史矣。迺序之以繼甘泉子，後有作者，可以覽焉。道光丁酉仲秋，楚北承宣使者，瓊州張某敘。

彭兩峯農部制義序

湖南彭君兩峯爲余己巳同榜進士，出宰滇南，旋入爲農部郎。余方官詞館，晨夕過從，莫逆也。兩峯警敏，負才識，時復談諧豪宕，不羈束，然每晷日注意，好深沈之思，與余譚古文詞，旁及岐黃家言，莫逆也。嘉慶丁丑，適同襄事春闈，余任分校，兩峯爲受卷官，出所擬闈文，才三百字，示余，余與商榷兼品隲，闈卷兩峯頗肆，余言余讀兩峯文，始此亦僅此耳，旣而兩峯以憂去，余亦外任，走吳越，春明回首，一別十周矣。比余徭藩楚北，長湖帶水，湘沅罔芷，遙挹芳馨，然兩峯懶不作書，余冗不作書，偶訊南鴻，喜聞老健，而兩峯之人，與其文，祇想像耳。丁酉冬，兩峯之嗣麗生

孝廉計借過我袖兩峰制義二冊見示且索序余喜縱覽焉其文掣捩理窟詖規
萬燿而運思役辭造筆康莊達衢中往往群跡衆眸所未涉名流擗嘗嗟乎後矣
何論余耶雖然余今讀兩峰文疑與前年所讀稍異前所讀文簡嚴高潔力追古
人此二冊則強半著華穎矻巧力兼勝之篇或其少壯鏖戰文場匪此不足以奪
輶奉旗追奔逐北八比筌蹄科第故應爾爾而兩峰年踰古稀正如幽燕宿將聞
鞞角聲猶復眉飛色舞耶余簿領沈迷偶爾論文如久客夢歸鄉園鬢髭畢竟前
所讀是耶今所讀是耶皆是耶洞庭作波蒹葭正長惜弗獲晤兩峯追尋曠命
酒劇譚情景一質之也道光戊戌秋七月望日張某序

續修瓊州府志序

昔有明邱文莊公嘗以未修郡牒爲一恨意當時未屆應修且公蚤致通顯數十
年列官臺閣無暇及此故耶嗣後王桐鄉先生曾經秉筆乃以建武復縣執舊疑
史與衆論齟齬故未成書僅以瓊臺外紀名編又黃瞰江先生嘗應聘主修見於

篤 心 堂 文 集

鄭篁溪先生所贈詩今皆不存迄讀唐西洲先生瓊臺志序有云志史事也而事必盡乎郡非徒例史以脩事且欲仿史以備義想其蒐討甚勤其紀載甚備其勸懲甚著且云體文莊而將順其欲爲之意尊桐鄉而忠輔其已成之書深歎前人著述矜慎不苟蓋如此夫以我瓊諸先達如數公者類皆蓄道德能文章又明代去古較近聞見較審其所撰著足以信於當時傳於後世惜乎藏書甚難不但宋元之瓊篁志萬州圖經不可復見即桐鄉先生之外紀噉江西洲二先生之撰有成書皆無一存者令人望古太息也 國朝最先修輯者有牛公天宿志次則賈公棠志最後有蕭公應植志牛志亦就殘闕然其文詞樸質猶見 國初人筆意當時有明舊志想可得見然則今所傳牛賈二志必是本明先達諸志而成後之人沿波討源更不能不鄭重而祖述焉者也某學識淺闇又自幼壯遊學仕宦奔走四方於本郡典章人物未能討論精確仰止先賢自知無能爲役適道光己亥由楚北奉諱歸里郡之官及紳戚以續修爲言力辭不獲因與同郡夙好杜廣文以寬鄭孝廉乃憲文彰採輯遺佚大率以牛賈二志爲本輔以蕭志通志則黃泰

泉志採錄尤多其金郝阮先後諸志及恭讀 大清一統志有切郡事者皆紀載焉計爲門類者十爲卷四十有四於舊事重加考訂疑者闕之新事間有續補皆據採訪所及詳加諮詢不敢斷以臆見雖挂漏訛誤固知不免匪敢云備事備義信今傳後特以數十年閒郡事聊備遺忘以爲後日修葺地蓋於前賢矜慎著述之意亦冀遞相祖述而不敢苟然從事也

文昌張氏族譜序

吾張族姓蕃衍著海內其在瓊者徧十三州邑所在稱望族而接比於吾瓊定兩邑閒者則文昌尤盛文之上僚邨某故嘗從余遊又有永軒者通五行象緯家言頌館余家閒出其族譜並前明循吏賈公沚原序示余且屬續序余不獲辭爰稽其世系則自宋南渡後始祖諱天宿者由閩之莆田縣遊宦至瓊因籍焉二世祖諱某仕萬州司訓厥後凡分四支散處瓊文定各邑閩世遠而子姓繁其所傳譜牒世系必明昭穆必晰卒塋必詳疑者闕焉蓋其慎也斯譜也雖鮮巍科膺仕棍

集 文 堂 心 箴

耀後先然如宗法公之雅望見重於賢宰大鶴公之孝友崇祀於鄉社其它膠庠
髦俊巾幗真操稱家彥而膺 國典者固不乏人余嘗親至其鄉華表巋然祠
宇煥若其族人類多敦樸謹厚楹書在前絃誦在塾力田孝友克世其家余顧而
樂之爲低徊不忍去既念余始祖自北宋亦由閩之莆田遷瓊祖籍旣紛楡相依
新籍又里居近接且遷移年代相去匪遙安知非同出一本特以閩代三朝閱年
七百閱世廿餘兩家譜傳書缺有間遂不能詳世序辨昭穆又不敢臆爲比附至
有冒濫失實之譏此則不能無憾焉耳雖然譜固不必其強合也但使敬爾彝常
和爾宗族食爾舊德服爾先疇守爾常分勤爾職業戒爾淫泆禁爾鬻浚父詔兄
勉子弟率由其在誥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詩曰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然則斯譜也紀吾家世德之詳即以著
盛世可封之俗余年未耄猶將攜筇再至上僚各邨與父老子弟殷勤道故作旬
日流連也乃走筆先爲之序

迪吉編序

自古立言不朽者必以垂世立教爲大六經論孟尙已其言廣大精微徹上徹下近自身心日用之間推而致於家國天下之遠其量極乎參贊位育靡不賅焉下此則子史百家苟不能推闡聖言則所謂書肆說鈴弗作可也是故有聖人所未及言而其言與聖言足相發者有聖人所未言而其言視聖言爲易明者則有諸儒語錄一書是書也蓋先儒體驗聖言躬行心得之餘乃萃其精蘊撮其要領著爲箴規令讀者警醒悚惕而不能自己竊嘗喻之聖言如日月星辰懸象霄壤語錄則幽室一燈耿然自燭也聖言如河海百川滋潤千里語錄則滂井疏渠灌漑阡陌也聖言如布帛廣長衣被遠邇語錄如寸縷尺穀適濟縫紉也所謂與聖言足相發而視聖言爲易明者此也暨陽金培生先生以名進士出宰瓊山甫數月政聲卓著蓋能以聖言爲依歸而體會踐履不僅以文學見長者閒嘗出示所輯迪吉編備載諸儒語錄余受而讀之搜討甚博採擇甚精畧仿大學條條目分

爲身心家國四類名言粹語淺近切實誠有裨於省察克治之功修己治人之學其用心可謂勤矣抑吾聞聖人之戒聽言者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然則讀是書者亦必能改能繹庶幾知是書之益可以爲聖言之羽翼後學之敏砭不然徒善其言以爲可從可說之具是舍幽室之光棄泉渠之潤廢裁制之用豈先生輯錄是編之意乎哉某不敏書此相質且願與學者共勉焉

玉峯五兄壽序

道光辛卯十月爲我玉峯五兄大人六十壽時某以侍講分巡江蘇明年遷浙又明年蒙

恩內召再由宮詹出爲楚北布政使宦轍馳逐竟未暇撰文爲兄壽旣念兄盛德族鄰能言之爲文壽兄不必某即某爲之未必工縱工矣或阿而私未必信不工不信弗爲可也雖然某之必不能已於言者有二焉則某之知兄最深而得兄之

力甚鉅也。兄長某一齡稚年嬉戲釣遊必兄偕。稍長就傅必兄偕。乾隆戊申已酉間兄年十七八忽發憤攻書。宵分不設枕單危坐朗誦聲徹園外。倦甚或伏案假寐。霎時而醒復誦如初。其時文思驟進某讀而驚之意早應。捷試竟不利。遊瓊山李卓齋先生門攻勤益至亦不售。遲之又久三十年後至道光癸未始冠郡試軍。以明年遊類食餼於鬻家寒距省遠。祇一應鄉試兄踰躓名場老而僅遇又不能大顯。然其於學也數十年無間晝夜寒暑往往忘寢餐絕交遊酬酢家人生計亦不甚問。每夜漏數下至雞聲喔喔不少休識者未嘗不憫其志而敬畏之。庸夫俗子或且竊笑而兄皆不顧也。酷嗜古文故爲文清者無時俗態工大小楷書執管有法寫至數萬紙表裏黝黑乃止。字法渾穆似永興勁健似誠懸晚年結搆道密近黃庭樂生論無一懈筆兼香分篆各體平生嗜好惟此天性誠樸事先叔父母及繼母孝敬備至居喪必以禮待弟友愛凡行步目不邪顧無戲謔語無矜厲色無機詐心人論事不合則默然或齟齬不與校節儉之至衣履恒粗敝不飲酒每食雖鹽蔬必飽兄之安貧好學出於自然生平絕未聞以貧爲病一語此非篤於

筠 心 堂 文 集

道者不能蓋某知之深而能道之者如此先是乾隆甲寅某年廿有二矣赴試在郡兄召某語曰吾與若踣讀書若資質好文及字皆可學毋自棄某隨兄歸塾歲數椽虛無人兄與某下犇對榻一牀一案一鏡兄啓篋自朝達暮誦不輟聲所誦唐宋大家文竄籤於案篇必數百遍既周復始統計殆踰萬遍讀冊紙黃且腐或斷裂則購新冊如是者再三讀倦則臨楷字數百以是爲休息兄之用心良苦矣當是時某病羸善憂鬱初不能誦恆偃息兄亦不禁然臥榻輾轉聽兄書聲不能寐每愧且憤或潛然因彊起執卷久之則效兄以遍敷誦周易注及諸經又久之頗能隨兄朝夕誦並作楷書鍵寫謝外務櫛沐欲廢踰年病若失且益健意頗異之旣而思人心放故昏散一加斂束則官骸筋力日就堅固古人言莊敬日疆安肆日偷始信學之可以治心可以治身並可以愈病也初先大夫鍾愛某冀某學又以某病不忍嚴督旣以某日漸健且能隨兄奮於學願吾兩人甚喜先叔父亦喜某因兄之勤感而思勵計數年中補肄未讀書每與兄論慨然矢志欲讀書三十年後再圖出山嗣以先大夫年邁家貧勉出應試不能與兄久處益竟於學

序

六五

至今蹉跎無成，追維宿約，心猶爲怍怍也。若夫倖科第，忝微名，竊祿於朝，榮及先世，非兄之啓發之激勵而扶掖之使之自勉，而不容己某將頽然自放，安望其稍能成立有今日哉！則甚矣某之得兄力甚深，且不但某受其賜也。所謂某之不能不爲文壽兄者，又如此。今者兄鬚髮不改，視聽聰明，步履強健，或授徒，或家居，其嗜學老而益篤，充養純粹，血氣和平，益信學可以愈病，即可以永年。此理之常無足異者。且遠近學徒及子姪輩，必有觀感思奮如某者。然則兄之功更溥而豈但尋常杖屨杖國，期頤耄耄之稱也乎？某別兄廿年矣，每擬林泉，引退家塾，依然敝廬，風雨復興，兄對狀吟諷，臨池追尋，往緒吾兄弟雖老，或嗜昔三十載讀書之志，冀可稍補而身心收束，神明康豫，延年益壽，於是乎在。兄聞之，當爲色喜而晉一觥也。嫂游孺人齊眉相莊，兩姪及孫承歡膝下，身其康驪子孫逢吉，以兄德券之。某文工拙，所不計，然其言固非阿而可信也。於是乎書。

子存七弟六十壽序

子存爲余九叔父次侯公長嗣於余爲嫡堂弟少余五齡余兒時或覽於山或釣水朝夕嬉戲必余偕偕則懽然累日無倦容忿色蓋童稚所難余幼喜博涉傳記凡英雄節義奇特驚異之事必語子存子存每傾耳雙眸炯炯若覩其人余或告疲而子存神色飛舞常至暮廢餐也子存稍長從余學記誦僅中人而性明晰凡余所講雖深文奧旨旁推譬喻皆悅以解出筆通達始應童子試志方向學時余年二十餘子存亦二十余赴省試畱從師旋以鄉薦入都海天窻阻子存不能從里中少師以此蹉跎致子存不能成其學余念此至今不去懷也子存旣失學時次侯公年邁閒以家督助理操奇贏爲買風雨寒暑早夜不少懈人服其勤先大夫夙精青鳥家言子存復就學常從遊山尋水或旬月遠且于百里口講指授頗涉壺奧余通籍後乞假歸叩之始悉余侍養時嘗置莊於儋耳曰道南喜其名有終焉志嗣復出山以遺子存子存跋涉冒瘴癘闢草披榛墾爲沃壤計併前爲買

所獲漸饒足自給平生足跡不履公廷待昆季親黨和易敦篤無爭忿乖戾及世族驕侈氣蓋克勤寶儉平易誠實則子存之爲人也雖然余與子存別廿年余老且衰而子存亦忽忽將六十矣子存旣稍裕援例授冠帶有四弟三子皆長成伉儷諧洽俯仰寬然足以自樂余願子存節勞苦省思慮勿復遠涉馳逐體孔聖苟完苟美之訓法老氏知止知足之言家庭中以孝弟耕讀教兒孫弟姪冀有成立以此光耀前徽流慶後嗣不其禱歟且余聞無勞形無搖精可以長生子存從此優游頤養葆真全神以躋上壽永遐年余雖老猶望乞身引退與子存重尋釣遊往蹟縱談古今事子存將神飛色舞無異少時余老兄弟兩人相視而樂子存雖不飲聞余言得毋浮一觥乎因書余志卽以爲子存壽

洪總戎壽序

易之師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而貞吉必推丈人詩之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功而思樂歌其難老言專圖恒資老成蕩醜所以闡福所以助宣德化懋贊臣猷

筠 心 堂 文 集

荷嘉祥而縣吉祉者也總戎浙之定海人也燉煌望族于越華宗日月湖邊氣吐
虹光之采桃花嶺畔祥垂昴宿之精公體貌矜嚴風神俊邁鵠曰傳其忠孝龍泉
配其淵深陟裕文通尤優武達所居滄州島嶼濼洄風濤激壯竭來潮汐枕席舳
艫班超思投筆從戎宗愨願乘風破浪起家爲定海水師材官霍冠軍之蚤歲驃
騎馳風錢武肅之雄心靈潮避弩時安南船匪及紅眉蔡牽等敢恃鷗張肆憑豨
突公鶴鵠列隊九天九地之兵舸艦衝風四正四奇之陣旗鼓所集醜虜狂逃揮
齊斧以摧枯鼓洪爐而燎髮遂使閩洋霧卷風鶴驚兵浙海天高雲鵬墜影禽誠
者百有數十蹂躪其什之二三

天子加恩超擢黃巖鎮遊擊公隊肅銀刀氣吞鐵脛石頭風利呼蒼兕以如飛赤
壁煙迷從黃龍而入陣生獲郭匪等六十名獻馘之數稱之 朝廷以公所向成
功無堅不破特授廣東平海營參將所以勸豐功而綏嶺海也且夫水陣之難倍
於陸戰粵海之患甚於舟山風潮鼓盪馳驟叵測其蹤 汶港迷離攻守難籌其豫
又况東連閩界中扼虎門西極廉雷南懸瓊筦蠻番船百貨之所殷闡蛋艇漁

飴萬戶於焉雜錯綏救匪易控禦綦難焉而百鈞之弩遂貫絃以稱神萬灌之鋒
遇剗犀而更顯蓋具任粵也值中東兩路狼狽爲姦公助制府百公擊朱渥於重
洋降郭於帳下晉授香山副將安茲鳩鶴靖彼豺狼令若山巖謀如泉湧旣而
麥有金兄弟等詭同鼠結醜類狐妖乃憑螳臂之微妄肆鯨牙之毒制府西師直
下恃公前距先驅古冶之驂躍江中亞夫之兵從天至將軍橫海殿虎鳥之鋒壯
士樓船震雷霆之響躡賊於高州吳川洋旋逼之儋州新英洋青雀廳馳黑鴉霧
集火雲照海橫施列缺之鞭鐵冶流星驟扇飛廉之炭闌如哮虎掣彼狂鯨諒窺
獄之成禽叱龍馘而受戮遂盡獲麥匪兄弟明彰憲典凱歌海表喜溢 天顏楓
陛宣榮花翎示寵授高州鎮總兵旋調瓊州鎮總兵從此掃蜃氣而永靖鎮鯨壑
以無波恢恢乎神武之英風蕩平之長策也茲者壽逾花甲慶叶生申指東海以
添籌望南山而鞏壽至於聯翩犀角蹀躞龍文俱豹峇之無雙奮蟾宮而第一回
已啓後喜于公之慶訓兒有新息之書矣某等桑鄉無恙樾蔭長依將金石以銘
勳敬壺漿而上壽馬侯嬰鑠紀茂績於耆年方叔壯猷頌總師於元老則夫田有

禽而利執泮有錫而懷音考周文之占美奚斯之頌以是爲
天寵之承眉壽之錫不其禕與

樊退菴太守壽序

今將頌召杜以神明祝巽黃之壽愷不投膝瞻之而掛冠隙之則遂初作賦小隱
裁詩豈不炎涼殊觀今昔異態哉然而羣聖者德之符也貞貞者福之券也况夫
承宣惠閭撫字瀛壖陶化於福林納民於壽寓如太守者奚異其駐馬一觴擊純
一膊而稱鴻烈希鶴壽哉公隴右高閼漢中華閼蛇看蟠笥慶壽之楣雀巢銜環
祥蕃椒實先大夫西渠公甲科繼轡劇郡率絲人摩妻令之碑戶賽樂公之社公
鬢髮知名岐嶷蚤慧雍容鶴蓋不侈紈綺之華嘆暗鷄林早吐風雲之氣爾乃龍
文有耀蟾窟無光培風待直於重霄賦日終迷於五色於是彈冠州佐策仕歐閩
行車麥秀雲生浴海之波臥閼花明春滿仙霞之路時也林逆披猖臺灣傳箭前
大將軍福公恭承 廟算廣置賓曹我公借箸籌兵飛颺看蒼相逢從事羣閩羅

篤 心 堂 文 集

序

七二

含長揖參軍遂留孫楚竟使鯨牙伏鎗犀手歌鏡挂弓於鹿耳門邊洗甲於鯤身
島外雖元老之猷壯矣而參僚之績彰焉至於運首山而需鑄再赴南溟謾譯海
以來王趨朝北闕蓋課最在二十七科以上敷歷者十有五省而遙

先帝嘉乃懋勤榮茲章服所以楷模寮案撫靖嘉師者也其宰長樂也蠻觸不驚
沙蟲自化有龔遂勸畊之風焉其判泉州也饗序齟齬遽襲襲有文翁陶學之
雅焉前後以屢奏軍功疊紆宸眷擢佐寧國旋調鳳陽今

上咨藩鎮以推賢降璽書而慰勉胡司徒抗疏先登劉矩之名袁大僕廉曹首上
魯恭之狀權守太平旋授安慶翠螺有院學校宏也墨嶽無苗溝渠濬也司祿有
宮天文煥也鎮皖有樓人文昭也郡學奕奕崇敦澤也宗祠巍巍勵民俗也何惡
乎截證留行人頌召棠之愛扳舟賦別家庶郁雨之詩且夫貫時不改者筠竹之
貞也晚節彌芳者逸菊之性也當我公議黜之後荷朝廷開復之恩宣室詔以
垂咨瑯州需之臥理其地也瓊島一州遠京萬里民僊而瘠吏緣爲奸矧夫旬始
初銷適鯨駭鴟張之後岼霈待壘正鴻噉雁集之時撫綏者貴柄幾先安輯者宜

筠 心 堂 文 集

簪香後公揚帆赴郡露冕觀風洞已悉於蠶異情特周於蠶學禁巨販以裕民食而盜糧無齋澄吏治以肅官常而輿情畢達謚刑削蒲鞭懸示秋風之荼葉無傷愛士則摯賀兼收春雨之芹香正放間或商羊告崇肥鱉兆災田仁會自曝而霖段文昌因遊得齋以是隨車膏雨恒熟酉以書年市野休風樂由庚而蕩化所謂良能準的惇吏徽首往牒所傳於斯亮已茲者絲綸奮寵珠玉新班蔗境恒甘專香正好萬石君之子弟必肅衣冠陶貞白之山林兼耽松朮某芝暉久挹樾蔭長叨憶燕朔之班荆迄粉榆之贈紵採茲與頌綴之蕪篇因攀轅臥轍之思進逢吉康強之祝酌紅霞於瓊海驪曲稱觴瞻紫氣於函關牛鞭度隴庶殊俗製敢曰雅音謹序

序

七三

碑文

碑文

七四

新建永濟縣蒲坂書院碑記

道光初元歲在重光大荒落景運維新暑緯鏡朗季春朔日者言五尾聚奎垣
天子既御極右文崇學邁越往牒寰海仰鏡文治爲昭其年冬廬君二秩奉命
量移永濟考永濟古蒲坂地處帝是治環以中條首陽之山水則鴻洎雷澤聖人
之所遊處也南瀕大河歷龍門東鶩浩瀚襟帶地勢雄特鍾毓奇杰炳煥史冊
二秩甫下車證民疾苦振利剔蠹孔道煩劇日不暇給既閱歲百務漸理詢訪人
士則儒宿日希今不承前太息久之欲謀振興則書院宜亟爰得邑內舊公廨拓
而廣之葺而新之增東西齋廡治講堂外爲左右轅門俾壯瞻視內則井廁牀第
庖廩畢具總若干楹凡材鳩工計捐奉用白銀若干兩經始冬月朔越明年春仲
落成於廬廬君初宰趙城建簡城書院經畫膏火延名士爲學者師比年人文科
目煥乎稱盛簡城規模閎敞亭臺樓閣煌煌鉅觀茲之草創方之遜矣然書院之

設斲於振厲人才猶初志也自時厥後躋斯堂者師崇德教士勤進修教有本之學讀有用之書共相切劘勿懈益勉迄日成就無虛地靈上應 熙朝作人之運多士勉旃吾有望矣爲紀大略敬諭來茲冀官斯土者加振作焉

周元公廟門銘

元公廟在岐山卷阿潤德泉者創建唐武德間代有葺治嘉慶癸酉歲岐人新之越十年道光癸未岳崧奉

命視學經其地瞻禮焉重檐刮楹略式于度而門制闕如攷明堂位庫門天子阜門雉門天子應門阜高也應和也元公封魯以勳勞賜天子禮制所云廣魯於天下視大雅縣詩所詠宜也庫藏器雉築觀闕冬官考工記王宮門阿五雉廟門大廟七个應門二徹參个厥制溷矣然禁樵牧肅瞻眡庸可替邪揆諸岐宰陳堯書議增焉太歲在闕逢渚離門成翼然繚以丹垣高敞與廟稱度紀以銘詞曰
值者堂象明光巍泆蕩侔天四瞻有伉歌將將潤德泱泱卷阿風颺袞寫徬徨永

祐家邦

禮文

文昌閣碑記

謹案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其序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注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以成天象晉書天文志文昌天之六府歲記幽宗實星祭而周禮大宗伯實柴之外祀以楹燎今

天子欽若天象典學右文特崇褒號祀典凡郡縣立祠者聽之彙故無祠族祖爾獻叔仲輔等童而祀焉始譎建醮餼人百十閔廿載積子錢建閣昌漢爽境合度落成嘉慶丁卯年族人相率薦豆籩如釋奠儀於庠可謂艱且勤矣且夫崇文儼俗也尊神敬典也帥族廣教也後之人葺而大之孝友文章崇階顯秩若持左券紫垣開闢圓氣似珠矣謹撫巔末貞諸石以誌無忘

南安書院碑記

鞏嬴秦故壤也祖龍置郡隴右漢季易南安割據沿革代不勝紀關隴巴蜀背拊

篤 心 堂 文 集

吭扼焉

國家遠撫長馭百有餘年桴鼓稀聲毗用敕輯道光四年使者持節視學既下車集髦士語以禮讓之風義利之辨高明庠瑣塗轍所繇往復千言因及學舍僉曰崇義崇文書院久圯南安數椽亦鞠茂草且若何使者曰學校者人才之本而風俗之綱維也不之弗圖綱維曷立諸髦且奚適歸乎亟新之吾其倡焉衆悚然首肯會久旱使者齋素兼旬一再禱皆雨衆益諒使者不膜視而休戚其之也則大喜走相語浹日磻白經四千使者捐奉率守令助之迄用有成既竣試撤棘亟訪南安故址肩輿出城南半里許爲仁壽山循其麓泉流涓涓潑廬舍開仰瞰其巔堂宇隱約腹巖岫歷落如繪稍陟焉有榜於門則舊額孰然矣使者舍輿徒步諸髦先後拾級又百十武有樓翼焉屋三楹爲文昌閣旁羅斗室十餘區北俯雉堞城宇鱗次渭流清冽首陽鳥鼠遠邈環列相傳形家稱吉頗信時諸髦旁侍使者席地坐爲言學當如登陟之進而不已毋捷徑毋窘步捷徑則迷窘步則畫又言此地幽峻遠勝四圍加以葺治植之嘉蔚僧寮梵室咸資棲止肄弦誦之音則恭

碑文

七七

讓生焉居之清曠近利之習泯焉爽塏軒豁怡觀適性高明出焉風雨明晦樂其
晨夕爾師若徒觀摩講貫必有豁然開朗縱然特立與道大適者矧文字研求聲
律酬唱斤斤者乎蓋學術淵通勳名蔚茂積小高大於是乎取之諸髦勗乎哉皆
欣唯而退既新以額明其章程因紀以諗來茲俾知植人材立綱維振興有自而
守之益大也

雕山書院碑記

綏德古上郡地負山爲城刻露秀異嵯峨鳳嶺香爐諸峰環峙俛臨平沙瑩瑩如
皎月照雪奢延清澗之所澆洄也舊史稱其俗上力菴戰然如馬侍郎之文學風
節郝都憲之嚴毅廉慎劉師惠白大本父子昆弟濟美一門卓然可紀山川奇特
實鍾開氣諒矣我

朝德教誕敷邊陲安弦誦日盛道光癸未使者持節視學進髦士與語勸以德
行道裁振而興之亟訪學舍則雕山書院權輿雍正年間者廢弗傳乾隆三十六

年州牧舒君以前牧皆山亭爲生徒肄頌地改顏文屏四十九年牧吳君以振頌
贏餘置地若干畝歲租百餘緡益之再易額曰重文率皆草創荒略弗經久遠今
歲夏陳君作牧於斯竭力倡率士民響應使者適至捐奉助之衆益踴躍計鳩錢
二千緡師徒脯餼膏薪頗給於用且夫古之學者以綱常爲本以道德爲歸以禮
義廉恥厲其躬行以詩書禮樂化其喬野父兄師友之所陶鑄鼓鐘籟杵之所涵
濡修已治人之方於是乎出學術勳業之美於是乎興畫成材易也多士其勗
乎古而無自菲焉雖聖賢可晞而况人材科目如馬郝諸公奚難踵接哉抑又聞
州人昔有紀太僕者能以師範矜式人士桑梓典型爾師若徒當若何敬恭歟斯
役也閱數牧百十年閒僅乃成此可謂艱矣善守而大之後君子責也因紀緣起
及爲學之要以諗來茲仍舊額曰雕山紀實且復初也

湟中書院碑記

遼中地雜羌回居鄰番部在昔漢武築塞令居唐宋以還收棄反覆

國家遠撫長駕臥鼓銷鋒驅檣魯猛鷲之眈柔之以管弦篳篥莘莘濟濟曠古未聞道光甲申使者奉

命視學深惟所以宣敷禮教不振士風亟訪學舍維昔遼海楊公佩之觀察斯土始建博文約禮兩齋於明倫堂置地租爲延師課士費後稍廢乾隆五十年邑令冷公文緯改建書院卽今名蓋變齋地直并衆捐建宅餘貲計白金千五百兩歲得息給師生脩脯薪水資其餘爲鄉會士子助旅費率以培薄罔濟於用使者廉得實捐奉爲倡郡守巴君與共諄勸官吏紳民踴躍捐助旬日釐金合原項共五千兩經費旅資咸有推廣章程旣明可垂永久夫遼中用武地僻處西陲然斯舉一倡皆鼓舞爭先知本務而樂善施其趣向旣端其振興必奮美哉此邦人士可與論學矣且夫學也者學所以爲人之理而已人之理以德行爲先以綱常爲本以忠孝節義爲歸以禮讓廉恥爲重以修己治人爲務以經濟事業爲期凡此皆人之理所必賅卽學之道所必致者也讀書窮理以明數者之趨敦篤踐履以體數者之實而又必嚴義利之辨究誠僞之分使有光明卓犖之規無苟且浮游之

習諸生無隘其規模無蕪於政徑務有本之學則敦品砥行日進於高明讀有用之書則究史研經彙優於治理處爲醇儒出爲循吏必此之由彼工文辭取科第奚足道哉抑豈外是而別有術哉使者又覽楊公有約禮齋壁記及學約學示皆切富可誦時延浙士周兆白主講周師範不可攷然楊公引重當不虛後有屈廣文筆山主齋席以正學倡士八宗之歿猶祭於社其門人趙明經承訓能嗣其學方正自持爲里閭所敬畏如王彥方故事摺紳至今能言之諸生論青矜望嗣音焉懷桑梓思恭敬焉勉繹夫爲人之理爲學之方日有孳孳以求其至將英賢蔚起天山淮水耀乎昭明使者且欣然觀其盛也爲紀楊公創學之功及經費原委教學指歸俾來茲觀覽焉

重建崖州學宮碑記

聖人之道大矣其於政也循之則治悖之則亂其於人也尊而信之者爲賢人君子名公卿大夫變而棄之者不免爲庸愚樗味而罔克自振是故自古迄今自中

集 文 堂 心 箴

碑文

八二

國以遠荒陬僻壤未有不尊崇聖道而可以昌教化啓文明者也崖州處瓊極南去京師萬里群山蘊天環以巨浸人士樸愿殆勝中土州舊有孔子廟遷徙靡常或瀕湫盜雜園圍弗安厥居乃卜吉城山居高居陽據有形勝蓋武弁官廨歲久傾圯州牧率紳士白上官得之庀材鳩役經營維新華而不侈質而有文高敞深遠均式於制此豈徒奢制度壯瞻視而已將所爲尊聖道而振文教者皆是賴焉且夫聖人之道大而至正非猶夫後世談因果報應詭異之云也其感於人也動於心之不容已非猶夫計功謀利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往聞俗稱創建文廟每應科名然則聖人將自小以敦著而令人或藉此以圖私此與於廢墜之甚者也其奚以稱焉曰亦本於其心而已其心知尊聖必知所以爲人必知所以爲學知所以爲人則綱常倫紀之必修禮義廉恥之務篤知所以爲學則遵守經訓服膺聖言實踐躬行罔敢隕越即作爲文章亦必發揮典謨羽翼經傳而不徒藻繪雕飾之爲夫如是則風俗淳茂賢才接踵學問勩業輝映今昔蓋尊聖之心其效如此而不啻聖人之福庇而護佑之也今崖州僻遠民生質樸相安於耕鑿誦讀而尊

崇廟制新所以妥聖靈而振文教者人無賢愚不約而皆同將嗣茲以往於所以爲人所以爲學之理必俛焉孳孳求其庶幾然則風俗之興人才之盛不於是而可冀歟茲舉也經始於道光三年四月閱明年七月落成州人士孫子麟孫宗哲陳祀陳中興陳毓秀咸有力焉例得備書是爲記

重修武昌府學宮碑記代

聖人之道大矣統紀倫物綱維正教而其所以爲教則必有敦龐純篤之本祛奢而崇質返樸而還淳其於一事一物之微猶慮以緣飾浮華賊道而妨教而况於建學興化之大者乎武昌郡學昉宋慶歷間 皇朝定鼎尤崇學校順治初中丞林公益拓其規嗣是代有修葺嘉慶壬申教授熊君士鵬請續修之廿餘年來風雨侵蝕漸即圯頽道光乙未學官楊君溫曾君學達以舞佂失次爲攷儒童肄容節樂乃如制而惟發宮之替也謀於崇郡守議捐修郡守贊之與余皆出俸錢先乘章旣而大府及司道江夏令尹暨郡中牧宰紳士各輸金計四千有奇以爲

修資蓋國家文治覃敷人知慕學上下實心如響斯應有如此者於是郡守建議不假吏胥不專出納委任兩司訓及胡參軍大蓋紳士則黃明府兆台駱學博標馮守戎大章等董其役語之曰余不若掣肘若尙克屬忱佐余則皆敬諾經始丙申季秋先大成殿次東西廡次橋門經閣論堂以及狹沿陞卮榼桶寸朽者購良材易之領鑿磚石動者汰之庫者倍之丹髹剔墨精擇而劑施之繕垣必葺溜渠必深督力者無冗人任能者無愆匠費而不靡勤而不迫閱百三十日有餘而竣予率諸生諏吉瞻拜殿宇巍煥整峻華而匪奢咸式於度詢其經營之始末嗚然歎曰禱哉觀於斯舉可以喻學已且夫學之本不惟其名惟其實苟名之是徵則將雕飾藻繪眩目觀而已豈暇懷永圖哉務實則節而不侈簡而覈樸而有體此無他其趣異而其所成者相越也繇是推之士君子遊乎是門瞻卽齊遜必勸乎經明行脩悖本茂實直中而方外闡然而日章然後足以任重致遠處則衛道域出則殿邦基斯實之謂也勸學之道亦然邦大夫積強教悅安之意養端良樸茂之才攷德藝以勵其精寬歲月以游其志使士皆尙實斥浮以聖道爲依歸卽

副朝廷重儒崇學之意而不飾乎諛詞動衆之爲則聖功何患不崇儒業何憂不
正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其斯之謂歟泮飲落成郡博士以記請予惟前人撰述
章矣姑卽斯舉指事頌情推而論之如此將使承學者有所嚮修治者有所式焉

重修武昌府斗姥閣碑記代

武昌城西黃鵠磯當岷山之衝有樓焉高十餘丈樓之南山勢益峻故有斗姥閣
建自前唐高廣各數尋樓以扼奔流鎮靈怪凌虛標出得茲閣則形勢益壯若壙
且翼然道光九年閣燬於火是後歲有潦患楚人多砥爲遊觀之助罕議修復者
歲某某余奉

命督楚早暮兢兢無以副

聖天子委任之意時與中丞公及監司守宰籌揀舊卹民之政次第舉而行之不
憚鉅不遺細凡江漢諸潰口之宜隄防者支流故道之宜疏通者被舊州縣之宜
急請撫卹者期以歲月百廢具修庶幾齊手以告無過癸巳仲冬之望與中丞公

閱江岸石工因登黃鶴磯周覽形勝求閣遺基鞠爲茂草不足以壯屏藩而隘砥柱迺集議捐俸庀材召役無陋無侈聿還舊觀次年甲午三月閣成嗟乎楚民之敝於沈畜極矣治水之道不外隄防疏濬二者今盛夏漲高出隄岸以丈尺計不潰則溢而支流湮塞已久非一時人力所能溶通且下游彭澤以東沿江荻洲千餘里與海口積沙壅遏盤互害中於楚而去害之權不在楚雖使賈魯復生猶難爲功也官斯土者上念國家經費有常不敢以虛糜獲戾下眡畜患類仍流移載路至於勞心焦思中夜起歎怒焉不識拯揀之何從聞一言一事之合輒冀行之有效而况名山雄峙之區神靈仙蹤之所寄崇樓觀勝勢以伸童律庚辰之用之壤者哉利民之謂義非徒飾崇崗誇遊覽也昔漢代瓠子塞決河宣房築宮宋蘇軾捍水徐州亦建黃樓厥勝茲閣之葺前軌是邇蓋倚土德驅水害實奉乾曜奠坤維不有述焉曷示來祀

唐孝女碑銘

唐孝女湖南善化人父鑑今爲江安糧儲道孝女生而柔淑襁褓無呱聲四五齡即知孝敬夙興循牀行就父母寢褥撫摩問安否與姊妹行坐必讓姊妹或有過被訶責則潛踪親側不起亦不語也怒息乃已稍長誦內則曲禮四子書通大意道光壬辰父守粵西平樂郡適楚粵搖變父戎事倥傯春徂冬母羸善病八月患痰日數厥踰時乃蘇投藥不愈孝女與其妹憂惶懼痛哭籲天願以身代乃袖翦人隱室剖左腕肉寸許烹于鑊以進妹亦如之母病間孝女眡寒懊飢飽藥餌唯謹閱四旬餘帶不解目不暍也明年春父督漕北行時女病中猶齋戒虔禱爲父延壽五月母復病暑氣逆作呃孝女呼號籲天求代如初仍搗翦欲剖扼妹以其病創也強奪翦自剖以進母尋愈六月孝女病熱甚昏暈中時時呼婢媪侍母飲啜起居不輟口孝女竟不起得年二十有二時道光十四年七月三日也君子曰孝哉唐女妹亦奇矣孝女許字江西周姓以姑喪未婚而卒道光十五年有

詔旌其家

碑文

銘曰伊惟孝女淑懿性生勿雕勿鏤是願是誠父兮行役爰念靡監齊祓肅恭以
祈福祐母兮羸怯泛藥女親宵所牀質活育女身維女有身匪母曷愛於嗟蒼天
籲以女代嗟女肢體繫母貽斯嗟女肌膚繫母滋斯我貽我滋於母奚益我體我
膚於母奚惜霜翦摻摻血肉淋漓隱室杳冥天高日森女肉可嘗母疾可瘳母瘳
女代女志焉酬人亦有言傷生非孝女則何知祇有身報人亦有言孝能格天女
則何求率此精專壯夫駭愕行道靈傷奄奄弱質凜凜綱常烏乎竭力致身古今
大義我銘女藏永詠來祀

關帝廟碑記

帝以忠義廟祀萬世尙矣瓊山甲子市舊有廟雍正六年地主周贊奎始建乾隆
四十年道光十五年市人吳瓊富富子文俊先後醮衆金重修之廟以不廢且夫
帝以忠義廟祀萬世是帝以忠義垂教萬世也日中之地閭閻鬱雜之所靈遊洽

集 文 堂 心 筠

惡少但儉之所居烏識所謂思若義者哉然而過廟則肅見帝像則拜何哉誠忠義之筦乎人心不可泯也夫人知忠義則知尊帝知尊帝則必知尊其教知尊其教則必毋虞毋詐毋佞門若訟毋習惡俗毋藐法自恣毋非分以逞氣毋苛斂商旅毋擾貿易毋擅動祀產有一於此是曰不忠是曰不義帝其殛之不可以宥尙其戒哉衆請記廟故推帝之教萬世者以誌市人

傳

翰林院編修吳公家傳

公諱典字國猷又字毅侯號學齋廣東瓊山縣人

晉封奉政大夫西峰公仲子也幼穎異嗜學讀書數行並下孝友性成年十五應童子試邑侯章公奇其文擢冠軍益勵於學記覽浩博出入經史乾隆甲申北平翁覃溪提學覽其文云虎子有食牛氣嗟賞不已膺拔選乙酉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殿試二甲 朝考八選改庶吉士與同年友蕭省齋羅九峰諸公研求理學尤究心於義利之辨不獨以詞章著辛卯散館授職編修乞假省親助封公倡建鴈峰社學延名師主講士風以振假滿還京充 武英殿分校 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丁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得士十二人多名者庚子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得士亦如之陳君文誥俞君廷倫尤爲翹楚俞君故貧公器之留館舍給糗餼裘葛教養優渥及八詞垣人服公識壬寅總校 四庫全書以永樂大典告成

議敘一等 記名擢用 賜宴文淵閣 恩賞龍尾硯玉如意文綺綵緞珍異便
審朝士榮之瓊郡去京九千餘里士之赴選應試者儼屋覆隘甚以爲病因議建
會館既成顏其堂曰匯海撰記勒石以垂久遠至者如歸甲辰分校禮闈得士七
人先是當事有諷公欲令出其門者公守道不阿以故浮沈館職十餘年不遷一
秩士大夫高其節焉未幾奉封公諱哀毀不自勝匍匐歸里建封公孝行坊崇祀
賢經營窳窳形神交憊時孫補山制軍聘公主講粵秀書院公以母老辭乃就
近爲瓊臺鴈峰兩學山長督課甚嚴爲諸生購置古書又彙刊格言懿行爲書紳
錄分給之士習文風蒸蒸變府學宮圯公倡修之又改造文明樓並於郡城四
門外置屋將建四關義學未成而公歿至今惜焉事母陳宜人至孝每事稟命凡
所愛敬皆先意承志得歡心待諸弟妹及猶子極厚財產不自私其有餘悉爲周
恤善舉及士子賓興費母陳宜人生長海口白沙村其地有隄瀦衝流泛濫無際
病涉者衆命公爲隄東西各建一橋至今雙虹並峙往來便之邕陽周茂才公蒙
師也語公曰余鄉鍾二橋久圯溺人無數此濟物事汝亟成之公爲建造橋成里

大署碑曰吳太史橋公弗從乃仍舊茂才卒心喪間郵甚至郡城普濟堂田啟被
侵削公商之官紳籌畫而親理之孤寡賴焉已酉歲凶出千金與巡道倡捐糶賑
而自與闔家粥食數月示警災分患意公家素封早躋華貴而自處寒素每往還
戚族間陋巷前簷流連情話粗糲皆甘處已接人恂恂誠懇稱盛德焉年甫五十
以病卒未竟其用朝野惜之子二以教以蔭皆遺腹生公生平著作哀集待梓云

候選教諭蔡玉田先生傳

先生諱南昭字德明玉田瓊山人先世諱禧者由疊里始遷田頭邨以耕讀世其
家父諱在全先生四歲失恃大母張氏撫育成立幼穎悟嗜學出筆屈其儕弱冠
從學會同許孝廉浩瓊山司訓陳國華皆賞識自爲大器年二十八受知於湯提
學補弟子員三十一李提學試高等食廩饋履躡棘闈後以家貧每大比多就館
不赴四十六歲遇 覃恩選貢益冲澹無進取志士論惜之生平篤至性事續母
吳氏得懂心待異母弟妹教養婚嫁咸竭心力年五十丁父憂哀毀備至宗鄰族

筠 心 堂 文 集

戚必以禮讓相勸勉然渾厚和易人有忿爭得先生婉辭而解質儉樸直無疾言
遽色無戲謔語行步必謹目不邪視每手一編寒暑不輟鄉邑中知與不知莫不
賢先生也先生家故窶以課徒爲業某與伯兄藏圃從兄望東玉峰皆得先生教
有所成就先生嘗館某家或某昆弟負笈就先生它氏館某初從先生遊僅十齡
於學徒中齒最稚時功令習專經某初占尙書然旁及易詩禮語皆先生督之
同學齒長者或不肯書復講先生於某必不稍貸某方稚昧以爲先生何怒於它
友而苛於某也乾隆甲辰某年十二初學爲文先生每色喜或誇示同學是歲瓊
山李卓齋先生琦成進士 朝考第三捷至某方手篋帶潔講堂仰面白先生先
生微笑曰汝但灑掃奚是問某不敢答然先生數爲人說項曰此子它日必遠到
烏虛自某濡科第備員中外人咸服先生識雖然某老矣學殖荒落仕宦少埒白
愧不副先生期許且成進士入詞館時先生已歸道山不能復親講歎至今擗管
爲先生敘梗概嘉言懿範恍在目前輒黯然垂涕也先生卒時年五十有八配洪
孺人後先生卒年八十有六子三人天秩先卒天敘庠生天顯孫七人

贊曰韓子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奮命諒哉方乾隆間譚文者矯墨裁而徒尙清
新卒之束書高閣流爲淺易先生獨崇經學六籍左國尤所服膺論文必重典實
眞不囿於習者吁得先生之教於今日庶有裨乎

國子學正王慎齋先生傳

先生諱時宇字允修別號慎齋其先江南丹徒人祖諱政豫始居瓊山父諱必聖
庠生能詩載瓊郡志子三其二皆天先生其長也弱冠補弟子員食廩舉乾隆
戊子優貢受知於大興翁潭谿先生庚寅中順天舉人與同里馮魚山陳觀樓二
先生爲同年友善大挑二等補饒平訓導旋以嫡母吳氏老乞養比銓縣令復以
生母韓氏耄辭改授國子監學正竟不出先生聰敏而誠篤端謹和易恬雅之氣
見眉睫語默閒居郡城主瑯臺講席凡廿餘年自觀察郡守以下無不知先生名
者然過從商榷自文風士習之餘無一語及私地方更益以此重先生矣平居衣
履修潔房宅質樸不喜華豔勤訓課及門千百人多成就其教人經書文藝之外

尤戒華務實生徒有作時飾者衣帽華澤或垂裾飄曳儂薄相高行立輕忽先生偶見恒怒目或戶內聆屢聲必召詞之其嚴正類此先生研究諸經爲文章醇正平和體會儒先多心得之旨不屑爲浮靡藻績家言與生徒講解皆出於正詩亦如之嘗纂修瓊郡志著有慎餘堂制義前後集蓮花山房詩草退庵小集續邵子孝弟歌手校白玉蟾集蘇長公海外集稗海摘要瓊臺詩話諸書詳省郡志藝文以嘉慶戊辰七月廿五日卒壽七十有一子一文藻拔貢生先卒孫一元階拔貢生

論曰古人有捧檄而色喜者又云雖三公不以易養義豈異哉然高尚足多矣謹飭其躬敦崇實踐以爲矜式世有講學而浮華炫飾學乃滋害與主敬之旨悖焉其師先生哉

王惺齋傳

嘉慶辛酉余識鄭柏山乃憲於羊城訂莫逆交柏山嘗爲余道其業師王先生不

去口後三年甲子大比余介柏山得見先生古邈淳質有道士也未幾余北游京師數念柏山輒及先生矣又十餘年柏山計偕至都握手道故語先生卒狀爲歎歎且述其子意欲乞余傳先生乃傳之先生王姓諱德馨別字惺齋琮之文昌人也祖以上耕讀傳家父諱紹禪丈夫子四先生次第三少聰敏沈篤爲兒時遇相者曰若必成立輒自喜歸語父請就傳至則奉師訓甚恭里人異之稍長能文章衛公稀駿者以名進士卒文昌得先生文器之既補弟子員試輒冠其曹食上庠饋顧數奇屢躋鄉闈竟以歲薦終先生醇謹質重充養之氣見眉睫閒練達時務不爲無用學遇事經權曲中里中事無巨細必聽命先生先生爲部署纖悉妥備恒軌於正衆人各得其意僉謂先生長者然不自炫露足不履長吏門居家整肅然一歸忠厚等事二親處昆季無閒言族中自宗祠墳墓譜牒咸修理之置祭田贍乏勸學蓋自有先生而其族禮讓敦睦多文學士彬彬乎可觀也已處鄉里恂恂卑遜教人尤善啓迪言動有法邑譽髦半出先生門柏山其尤著者旁通醫藥凡療病必息心凝慮審視數四乃授方或曰奚自苦曰人以死生託而我易之如

本心何故多奇驗然每卻謝餽蓋其敦厚謹飭不苟於事類如此吁可傳也夫先生卒時年六十有四妻鄭氏柏山女兒繼唐氏子三剛則春孫大本大章大年柏山語余云

太史氏曰古之稱隱君子非遺物也君子出則行道澤時其處而爲善於鄉使比閭族鄰得矜式修行與學稱爲仁里名鄉賢大夫教化之所不違法令禁戒所不傳而息爭崇讓雍然可稱絜何道哉誠內行脗學化導觀感之效可覩已古人式盧致敬如先生者可式哉

奉直大夫羅公家傳

公姓羅氏諱有仁字成廣雲南景東人父世淑子三長有珩季有智皆蚤卒公其仲也少穎悟年十二始就學弱冠補郡弟子員狀貌魁梧沈毅簡默頌笑跬步必端爾居恆處已接物嚴正之氣溢眉宇問識者以爲有真儒氣象性篤孝事父世淑公母某孺人能子職家故窶不能豐於養然定省問視愛敬肫擊無閒言里有

質田於族人某者公爲之立券許贖既而欲奪之謀易舊券以白公公不可因悉公貧私許奪田分肥以啖公又不可某計窘驟逞很暴以威脅公曰不爾將無靈公拂衣推案奮怒出詬於庭曰明有天地幽有鬼神此言胡爲至於我某大恚結讐伺隙欲陷公公避之惟謹然終身不言其事有冒公姓者致公於訟狀十有八上有司廉公素行爲力辨其枉訟得直後訟公者自悔因公母喪涕泣請罪公待之如初晚年家漸裕喜周卹難厄族鄙多待舉火者卒年八十有一配彭宜人有婦德稱賢內助與公相繼卒及葬縞素執紼者千餘人嘉慶己卯以孫含章貴覃恩誥封公奉直大夫廣東南雄直隸州知州配彭氏封太宜人先是父世淑寢疾將歿指公謂某孺人曰吾年逾七旬僅此一子又不獲見孫惟隕先祀是懼言畢哽咽某孺人曰君無慮自吾爲君家婦五十餘年矣君世傳忠厚君克繼之今有子如此君必有後毋慮行將於君墓列四孫名以慰君及歿孺人預取四孫名鐫諸碣旣而公有孫如其數

論曰人有遇利害得喪如毫釐而趨避顧忌惴惴然自喪所守比比也將天性然

邪其識力之所及固卑卑無足道矣古之所謂積金至斗情不移又曰非欲異物性所得耳公之孝愛足式續先澤以緜厥嗣逮夫貧能泰積能散斯足風矣受祉逢吉宜哉

朝議大夫羅公家傳

公羅姓諱柱字元文雲南景東人予所傳羅成廣公次子也公狀魁傑膂力絕人不讀書而天性侗儻有奇節聞古今人嘉言懿行恆欽慕稱道不去口性孝友初家貧時嘗夜自外歸踞問母曰父飲乎母以無酒答公蹙然長歎曰兒即貧何至以無酒輟父飲亟操榼挈網出敏酒家門不應公詭呼曰將市酒數石酒家喜亟啓門熟睨之半升榼耳怒欲鍵戶公婉語之故乃得酒復投網通化橋下時夜漏方寂星月輝映公舉網得魚二歸以進既而家漸饒然貿易所獲金悉獻父不蓄一錢昆季四人伯兄以武起家公力勸二弟業儒脩脯薪膏絡繹不絕饋二弟以此成名時以食指衆將析產公慨然語於父母以良田美宅讓兩弟比三弟以買

失利公醫已產助之卒以同敗無愆色母歿已卜吉雨不克葬公袒裼徒跣跪雨中哭禱雨旋霽平生好施予數以藥濟病者嘗買河西遇相者戒公曰將有奇禍且日婦人哭於河甚哀公詢之知爲逋責故將死焉公惻然傾囊令償逋婦得不死夜宿逆旅主人逸牛觸公貨公驚覺訶之不去披衣起出戶爲主人拘牛梁公忽墜適公臥處厥明晤相者驚曰禱免矣公以實告相者肅然晚年以好施窳公守約如故卒年七十有一配紀氏續配周氏子三嘉慶己卯以姪含章貴

覃恩賜贈公朝議大夫廣東惠於府知府

論曰古稱孝者先意承志觀公於細可驗天性焉成弟以名讓弟以美揀弟以敗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豈盡關學問哉揀人而適以自揀相者誠奇士然陰德之報捷矣身歿之榮宜哉

河南鄆城令黃公傳

公姓黃氏韓奕瑞字輯旬一字仰岱號圭峯江西新城人世有隱德大父諱賢菊

信厚事繼母以孝聞嘗游閩隱藥肆中肆人曰諱伯休也父諱績廣子三長奕勳季奕瓊公其仲也公幼慧性純厚隨兄入塾兄偶嬉於塗必涕挽之行或徐至見責終不自辨家蓄古銅錢大父試授公公以分兄詰之則曰兄固當予兒何可獨得時方五齡也稍長穎悟者學出筆屈其儕年十六補弟子員事母疾唯謹母歿哀毀甚弱冠佐父治家事從容部署如父意以餘力奮於學爲詩文力探古人奧窔詣日進乾隆戊子舉於鄉計偕北上同邑某得疾公醫藥扶持備至戊戌成進士授河南鄆城令甫下車吏以規禮進立詞去之衆肅然鄆故孔道役繁吏緣爲奸公增驛馬捐奉厚役直民以不病陂塘有便民者貢士某利面爭之公召至指狀詰之曰若欺愚民耳若列成均卽若業苟利民將公之乃爲民厲邪某大慚悟劣衿被訟袖博具誣縣役覬自免公立檣其狡役索監生賸弗獲誣負倉穀公覺之重懲役其明允類此時河屢決大吏檄屬徵料物鄰邑派民畝錢八十公弗從州牧恚曰公長者若它邑何不得已減其倍民踴躍築榷麥至其年充鄉試分校官鑑別公明稱得士願每以經介忤上官意乃委監疏引河且檄發部民充

役公不聽單騎趨河干出直募役將竣事黃流赴引勢洶怒器隄搖搖欲震官民爭避走隄上如織公亟謁巡河朱公大言曰今河隄將合不因此時堵禦壅塞反各奔避聽其潰決虧前勞誤大計莫此爲甚巡河大驚如公言隄得無虞公歸鄆老穉逐於塗皆額手曰吾儕高枕乃令公涉遠冒霜雪水澆勞苦甚環矚公有泣下者歲偶荒免常平息穀千餘石以款收報州牧持不下公愀然曰吾不知民命奚賴矣旣河工派料直且數下公爲民頽顛無虛日又念父不肯就養逮侍久南望鬱悒謀棄官去未幾聞計民驚悼泣送徧四竟勒石紀公新學宮建書院諸善政又言公聽斷平允仁愛寬厚藹然語言政事閒澁實蹟云公歸里財產多予兄而族中祠廟義倉任勞費友朋宗師周濟如不及家益襁布衣粗糲泊如也偉姿儀動止有度待人恭謹和易無疾言遽色真意肫孳與物一體故無賢愚咸所推重有忿爭得一言而釋里中鮮訟獄有司重之然難一謁也公賦歸年未四十遭父喪季弟繼逝季六歲失恃公與同臥起撫教成立至是歿公惘惘若失益無出山志讀書課子弟足不履城市講學先敦行以身爲教解論文裁隨意指授

不屑屑章句每譚次膏漏數下無倦色及門成就外篤行之士以余所知如周編修之楨汪銓部河楊侍讀勳涂縣令鴻儀黃孝廉炳饒孝廉拱辰均不僅以文章科目顯餘不勝舉云公以道光元年十月卒年七十有六配余氏子四啓謨庠生啓訓恩貢生啓詮啓諮俱太學生孫十四人曾孫十人

論曰郭林宗稱黃叔度如千頃陂公其嗣音矣方其以學行取科第爲賢邑宰使竟其用翼黃卓魯之偉也年未彊仕退休巖阿與夫不爲王襲致者無異豈堙暖自甘歟將齟齬不得行其志歟夫出爲循吏處爲儒者宗里閭之間飲人以利息爭崇讓范史論叔度見者遠去班吝呼惜余不得爲荀淑戴良也

節烈張婦王氏傳

節烈張婦澄邁王大經女予兄子錦室也大經家故饒乏嗣鍾愛女幼涉書史工鍼黹縫紉姆訓婉婉無執綺習故自少以淑慧聞年十八歸予猶子錦事舅姑中禮法和容愉色頊如也錦性剛或不合至訶詈婦能以柔順多匡正嘉慶二十五

年錦赴邑試得異疾歸暴卒無子婦時年二十有二椎心泣血復蘇者數顧日堂上淚滂滂盈巾袖卒左右承望顏色伺喜怒哀居唯謹不以哀廢鄉里新喪每七日夕設食迓於寢婦拜泣姑助之哭因覘焉婦手片楮隱隱蠅頭字既哭且禱乃焚之姑訝問字婦作邪曰諾又問婦字奚爲徐曰慰地下耳姑驚疑益多方解如是者三年雖有父母婦弗省也已而父疾篤召婦與訣乃一行姑姊戚儕咸集與微語輒痛絕或輟粒經日父疾間亟遣人詣舅姑白速歸狀且索衣飾姑疑焉且與之行有日矣牽裾慟別父乃登輿歸距家百里餘秋雨淫霖不能夕達中途經人家故往還投宿地瀕河潦漲澎湃有聲宵分婢媪鍵闥軒睡比聞雞起治行具扁微啓驚視婦失所在沿河求之竟日不得越旦順流廿里許屍浮於澗衣履整整時道光二年九月十六日也乃歸稱錦冢舅姑痛發笥得手書淚痕漬墨就黯不可辨其可識者人勸我嫁我無貳夫而已婦卒時年二十有五道光七年有

詔旌其家

論曰婦作書慰夫志殉也志殉則何以不速殉不忍於舅姑也不忍而卒殉奈何

以自明也不兩家殉而殉於河慮不得殉也烈夫義士豈其一無顧戀而卒毅然全其節婦之殉婦之遲久而卒殉三年一日也或曰婦不歸省守貞事親可無殉也然則婦之殉愈可哀已

庠生鄭公家傳

公諱景成原名子春字集先號觀海文昌人選士新亭公之季子也先世由河南累徙閩之莆田元初祖諱宏爲粵東道宣慰使兼肅政廉訪使遂老於番禺宏生遠爲文昌司訓因家焉世以文學顯歷傳至新亭公諱君銘聰穎嗜學淹貫經史善詩文多有物言尤敦篤勵品督學王安國重之已復受知沈督學進拔貢年三十五竟卒長子泰次灃三卽公也公生三歲而新亭公捐館二兄俱穉母氏孀居實撫養之家貧不能給營承母命牧羊又體羸不能牧乃就學途酷嗜烏旣長與二兄相師友慨然以新亭公不竟所學爲恨刻苦砥礪無間寒暑每通宵兀坐或疲甚至昏倒時人有性命於學之語肇慶梁公接鱣者新亭公同年友也爲文邑

傳

司鐸公從之遊梁公嘉其文行喟然曰吾友不死矣補弟子員歲甲午偕長兄北渡應舉諸前輩交贊其文決必售既榜揭不驗隨長兄乘海船歸忽洋中颶大作檣樁盡折舟飄泊而覆衆號呼淹舟中公忽仰視頂上煌煌若火光挺身嚮之遂得出適漂木就焉得不死已而波颶濤捲忽達岸聞海南語詢之萬州境也亟叩兄消息聞同舟無生者沿潯哀號求之翼日尸乃出大慟扶喪歸聞者傷悼越二年丁母憂泣血幾喪明喪畢復奮於學初以尙書遊庠晚復兼諸經尤好易有子乃憲播居鄉之北山以讀書課訓爲事泊如也公美風度性端凝沈篤行已以敬而出之以和易生平未嘗有戲言戲動慎交遊謹出處事母及一兄愛敬篤摯無間言治家祇肅而慈惠其教人嚴以勤必以四書經義爲本匪唯誦之務實踐焉邑秀士多出其門論者至今稱之爲文章議論警闢饒風致晚復幽清秀刻具衆美焉卒時五十有五惟次子乃憲存與予密故能詳云

太史氏曰鄭公之不竟其學天也公之不沒於水亦天也顧公以其學治家歸生乃憲以昌其後君子之於天也知而順焉因而善承焉鄭公有焉

書

上陳恭甫師書

弟子某頓首啓。編修師函。丈春正月。按行張掖。得李大令。繇西安寄到手示。又新舊刊書計三種。凡爲卷六。肅拜。祗領。遠侍十五紀矣。數千里外。神魂依戀。匪釋。昕夕啓緘。莊誦恍親。警歎而垂訓。深摯均切。近身心啓迪道義。其爲銘佩奚啻書紳。敬惟道體綏和。眷輯清泰。客秋偶恙。大就平復。崇衛益健。以慰遠企。五經異義疏。證援据賅洽。持議粹精。雖專主鄭駁許義。一種申明。而典禮貫通。包羅無際。茲左海經辨則蒐討愈勤。推闡益廣。千古奧旨。豁然開朗。要繇貫串。群經沈浸。傳疏籀繪。投醕獨有心。得擇精語。詳斯之稱。已未編卷。目意隨筆。劄記未梓者。多喜俟觀。成幸與校讐耳。講席仍長。菴峯多士。字行文藝。已復斐然。深爲誌慶。詠瘡瘡。痛聖賢尤劇。無復加損。秦粵均少。模範關中。尤甚師哉。師哉。桐子之命誦之。太息也。某庸劣無似。然嚮不自菲薄。刻意勵行。圖所以仰酬。

書

國恩稍副師訓者生平之志溫飽非求况學巨職司風化多士儀表也比者士風汨沒垂髫授籥即名利是圖古聖名訓祇供科舉利祿之階而於身心罔所體察窮理存誠修己治人之道棄焉如遺父兄之教子弟所率大抵如斯欲里有良士國有純臣治有循吏是用匪所學疆其不肄而覲之效也秦隴地廣處中原三之一關中險塞而隴首沙漠率古荒裔邇益凋慝俗苦者利搆怨與訟案牘滋多學者鮮師友之益謫陋少文而習俗所移時復不免邊陲僻郡固無足怪然觀此足見士風之不振矣既忝師儒良用愧効每按一屬齋宿謁聖屏息默禱冀牖之圭璋翼諸道義詣學購論則先就諸生講說與之剖判然後申明誠僞之分義利之辨次及經書文藝舌敝耳充未必獲益自殫厥心耳地既磽瘠寒士向學殊難邊郡書院經費不敷或歲久就圯有司視爲具文某捐奉助倡頗有應者學巨職庫而奉厚苟知撙節必能自贍孫文定疏陳之舉或時地殊耳語曰身教者從言教者訟某之斯舉亦欲砥礪廉隅振興鄙薄食貧已素不復卻顯所耿耿者師友情誼然斯心可亮已於役之擾一爲供億一爲夫役諡言良尤某頗畱念粗有章程

篤 心 堂 文 集

此間惟使者肩輿向用人夫餘率用馬計幕友家丁書役卷箱行篋所需馬每面語守令周知其數諸好當息口腹細事向甘淡泊檢點之餘尤嚴僕隸似幸靜謐耳夫學巨之職得士葦難以言取則華辯進而樸訥黜矣以貌取則冠玉進而威施黜矣選舉既廢科目斯興經義對策韻語八比歷代相沿厥言斯重竊謂士當求立言之本此即以言相士之方是故肅穆而敦慤則篤於行之文也精覈而密察則達於理之文也淵深而典茂則深於經之文也恢奇橫肆而不拘則涉及諸子之文也跌宕雄厚而不濫則熟於左國史漢之文也之數者質有敏鈍學有淺深功有生熟其能比附經旨馳驟不失上也間有英奇挺特鴻文無範能近數者皆稱萬物九方相馬奚必牡牝驪黃哉不然爲淺陋爲俚俗爲陳腐爲腔板模竊或徒逞議論而一往空疎或墨守窠臼而奄無生氣以斯立言未見其可要而論之則學與不學厥塗異焉有學之文奇正均美即不工亦有佳致不學者反是某愧荒落猶用自勉即以衡士未知當否若夫以文徵學什得八九以文信行百無二三拔擢英髦蔚爲時棟則似有在試藝外者文學之彥或少德行言語之長奚

益政事遴選雖慎國士良難且學巨所至鍵扃閉論訪採尤艱廣文既自處冗闕
守令之職或私愛憎略加咨詢合校文裁且冀琢磨成之此自履任以來寤寐揣
度愚者千慮僅乃云爾殊益慙懼伏冀訓示令有遵循關中人士實被嘉惠不任
欣幸翹企之至某謹啓

與顏魯輿觀察書

魯輿觀察閣下榆關一別始不勝懷鞍騎委頓中每引領東望耿耿也西行靈
夏途次略坦月杪抵棚矣閣下餐衛多豫山城寂寞正可讀有用之書籌濟物之
事彼紅塵鹿鹿如某者匪直仙凡判境抑先不堪自問耳淫滑必明而寬容豁達
之量時復湏有竊語此處頗亦徵學問驗福澤且欲鋒銜智慧稍復韜戢正爲剛
明人獻芹不然彼懦弱鮮斷者適足以助模稜正猶袍石救溺至混淆邪毗一輩
更奚論矣陝北凋敝舊矣閣下下車匝一歲諸務畢舉水利學校積貯三大事毅
然任之豪無顧忌側耳吏民臆歡載道始信善學者定不迂疎耳獨竊意常平一

事熟審顛末尤冀畱心如請項貯庫隨時儲備本屬良策但此即以得人爲要稍任非人或轉瞬遷擢驟有移易恐致決裂目下屬吏牧令不惟須辨其持守之汙潔且當察其輿論之從違稍復勉強亦生事端某局外人未能詳審性能發能收更加熟籌盡善耳眉生觀察新權此地所屬渠工大府專以委畀日來查勘尙未晤面也夏守京邸頗悉曾任西曹讞斷似其熟諳雖稍近和柔然甘守翹楚矣平度二守均罕更議觀察亦鑄一階以備守需次大府斯舉尙屬確當想亦有所聞也此郡溝渠之利爲秦隴冠按行所至如澤國中蟹稻菽華頗類鄉邑幾忘身在朔方亦一快事閣下水利功成想復同之且爲榆叱致預祝也冗中挑鐙草草西鴻有便必有以教我者豉予何極餘惟努力德業以時自珍某頓首

上直督蔣礪堂宮保啓

啓者首夏於鹿原棚中接奉手諭訓迪之詳垂注之切有加無已頃聞復奉

恩綸出督畿輔敬惟介祉繁膺鈞祺茂豫金臺望聚集鴻鴈以綏安玉節雍容肅

屬鳩而澄敘懸隆

宸眷忭慰輿情翹企鴻猷莫名鳧藻伏讀鈞示云云切中時趨洞觀治要其于舉錯之宜流品之判用人聽言之道防微杜漸之幾靡不綜體要以無遺鑒妍燿而不爽至於發摭勤懇增以慨慷遠慮深謀心長語重三復耿耿殆不勝懷竊惟邦畿作督允慶得人願嘗以爲天下督任之難莫斯爲甚有愛民之實而惡政難施有勵精之勤而幹濟難用固不但與京兆牽制與秋曹轡轄與河運兩事相表裏與巖廊衆口相逼近也愚意謂宜少韜鋒銳細審幾宜無赫赫之功無皎皎之迹無廣推轂以啓冒濫之嫌無過徑直以防屬垣之耳伏惟門下道德深邃識度闕通諸所設施未窺滙涘聊抒樛味竊比芻蕘耳某涉春以來試畢西同商三屬目下按試鳳翔一切校閱防閑躬親鉅細罔敢稍疎每日自丑至戌刻無休時所幸內外整齊均就條理所有章程加意採訪亦多自竭微誠間出新意總期於嚴而不刻正而不迂雖未能然竊以自勉西同稱人文之地亦積弊之區試時宿習稍清士論頗愜差堪上慰耳稟松有信彼處尙佳沛奮世兄曾否來署不勝懸念蘇

生品優而學亦可造一再報罷殊爲惘然能抵署爲世兄伴讀甚善但恐望雲念切未果聒耳幕友數人均屬相安蒙垂記皆銘感也忽劇涉筆語多雜陳尙希原恕伏冀崇衛珍攝爲國爲民自重某謹啓

與顏魯輿觀察書

魯輿觀察執事客臘承惠書存注并寄示文劄切詳學洞中時務真令讀者有感奮興起之意而謙沖之度諮訪之詳與人爲善之誠藹然言表循誦回環即當緬佩書紳藉以自勵不但爲官吏等圭臬也且夫安民之道在乎察吏而吏治之賢否由於所學之邪正邪正既分如南朔之殊方冰炭之異類各適其適而不能相謀方今宇內承平家塾鄉庠人多弦誦而士少實修吏或不職其故何哉士自束髮受書初不知書何爲而讀也其父兄師長必詔之曰讀此可弋科名也可券爵祿也可漁貨利充篋橐廣田宅也則欣然聽之惟恐不得當比稍長出而交遊見有奇才異能者初不識其何以奇且異也又或詔之曰某某以博洽稱也某某

以文章擅也某某以詞賦書法言語狀貌著才藝誇鬪通也則奮然企之惟恐不得當若此者少而習焉長而安焉鈍者苦之敏者幾之惰者失之勲者得之父師督責之子弟步趨之特衡者以是進之退之用者以是升之黜之夫以其博洽文章詞賦之所攻博科名爵祿貨利之所得攻之則竟工之矣博之則竟得之矣然則所謂士少實修更多不職者當其學而并無敦士修之心當其學而并無稱吏職之意譬則垂給於山而責其無魚投買於淵而責其無獸有是理乎竊以爲人才之興自學校始學校之要惟力行先士當其少必教之以親長愛敬之理比其長必教之以事君愛民之心有其理必見諸行有其心必施之事而誦讀之中皆所以講求此理此行此心此事者使資古人之言論以振起之師古人之成法以遵行之由一家以暨鄉國天下耳濡目染無非此意趨向既正習尙自移天下古今學術邪正之所關人才賢否之所判蓋莫有大於此者矣某職任師儒爲責綦重惴惴弗勝加以三年瓜期甚蹙也按棚考試甚促也扁門關防不得延採訪搜家論而戶說也以弗勝之才處難期之效然終不敢諉以爲非已責亦責己以

筠 心 堂 文 集

自修自勉以盡職之意也執事才識恢恢度越儕輩揄甫出約束嚴明訓誡詳悉風聲所樹遐邇傾聽它日必大有建樹某以爲舉廉懲墨則勉強從善實可濟時講學興賢則風俗同心無難至道尤願於有司致職等謁見時詳加告誡并採訪官吏士民中有孝弟忠信操持廉潔者默記名字博爲稽考倘有實際則獎美存問或加拔擢鄉里小學尤時誠其父師俾知訓教之本某將來按試所至即得據以爲去取準的其相策勵想有同情不迂闊視之也訓士錄刊成呈政半爲中等以下說法不欲令其怖若河漢故耳久未復書走筆作此以當面譚即頌台祺不備

與吳巢松同年書

巢松同年閣下獻歲得所惠書拙句粗獷謬承獎飾益滋汗顏承示佳章寄託深厚真不苟炳煥者而骨韻清越吐屬淵雅當今健者未見其儔閣下天才俊亮童髫知名隨任嶺海時已粹少作惜未得寓目如此縛理有餘神韻不匱直造古人

幸亟付續刊俾海內快覩焉僕疏蕪不學諸付頽惰吟咏一事作輟尤甚聞或摺管則以古實拙似直實粗韻致豪無嚼蠟同味每成一章略自尋討便已付炬同人中鮮令見者細哦佳什屢欲焚弃筆研從閣下師耳客冬度歲涼州即春馳逐張掖酒泉間古雪漫山飛沙幕地直抵嘉峪關詢玉門不遠而還試事甘肅二屬往來祁連焉支古塞風雪蒼莽中海裘部落錯雜居民文風樸遫於斯爲甚然絕無作奸犯科者細校文藝亦未嘗無可造之資惜見聞隘陋無師友益爲可憫耳馬首東馳暮春抵西寧詢青海在二百里閒龍駒安在增人浩歎回番蒙部相與屏雜幸滋事生番均渡河而南尙稱靜謐耳此郡之後當以首夏上潯東至蘭州尙有鞏秦階興漢一帶此則懸崖際天崇山削路青天蜀道當屬此閒今之連雲作棧方斯康莊矣客歲試事較促頃則略就從容頗與諸生多爲講論習俗已深驟難變易閣下按試河洛地勢坦曠巡覽易周但科歲分棚殊勞往復賈生國士當復得之爲天下慶耳諸惟崇銜不宣

上朱詠齋侍郎書

某頓啓久疎啓緘增以依戀惟常從世兄處探知鈞履健豫以慰遠企承手諭知按試僅餘兩屬來歲春融出棚時日甚寬儘可從容竣事承詢試事邇來絕無游言閒晤此邦七夫惟稱吾師過於刻苦云云某意此不過無可置喙故關口奪氣耳其實尊敬崇奉之心難爲此邦人士道也吾師以經師人師之望極型方訓俗之心似爲歷任所未有謂宜奉爲矜式庶幾士風斂華就實一變澆漓乃前此浮議沸騰妄生癡瘡都下號稱名流不爲禁止反助雖黃甚至臚列無稽張皇入告蓋袒護朋比牢不可破一至於此由於學識未深以同流閔通爲事不知以移風易俗爲心無異於縱驕子厭嚴師不至於放恣妄爲不止而其父兄之諱飾而深護者若罔聞也故曰難以尊敬崇奉爲此邦人士道也某又聞士者民之儀表也大家巨室者又士之儀表也今日之達官卽前日之茂秀今日之茂秀將爲異日之達官士習若此民俗可知處不能爲醇謹之儒安望出而爲名臣爲循吏輾

轉傲仿恬不知非江河日下伊於何底才辯聰明祇助浮僞近習之蔽職此之由
改絃更張恐難驟效學臣三年瓜代尤難爲力此誠無可如何所恃者吾輩以整
飭教化爲心卽所以上報

朝廷下據所學時俗之論直可悠悠付之耳卽請鈞祉不宜某頓首

與梁蓼圃學博書

蓼圃學博閣下客夏得都門所惠手書知報罷之餘拂衣竟去寒毳落寞樂此不
疲不獨高節清風儵然塵表卽名山著述傳道得徒不朽盛業於是乎在引領神
往不能已已比惟道體清嘉賞眷皆隨侍任所聚首之娛恒多樂事而招邀生徒
芹香款賓瓠葉習禮覺竹柏悅性魚鳥親人固光風霽月本懷然正爲多士誌幸
耳每慨學術不明俗吏刀筆筐篋視教化爲不切之務廣文一官多士儀表邇輒
自居冗闕或貌爲高曠於國家設官之意吾儒素位之道漠然若忘官謗之興僕
以爲不必高位也昔孟子以抱關擊柝爲爲貧之仕所宜孔子以牛羊會計爲委

心 堂 文 集

吏乘田自課夫牛羊會計抱關擊柝亦設職止此耳然則使孔子居今日而爲教官則將舉所謂當所謂萬壯長者移課生徒而無行不與誨人不倦烏有已時而又可以行道之官漫比關吏乎且夫廣文七八品官耳昔人云不爲宰相必爲諫官僕嘗讀之云不爲諫官必爲教官誠以宰相總司教化諫官以諫諍助教化而教官則將自任其教化者也是故州縣爲親民之官教官爲親士之官使天下之州縣稱職而民治使天下之教官稱職而士治天下之士治則學術正禮教興賢才出人心風俗於是乎移易則甚矣教官之任不可苟也古之教者六藝之學不先德行其於孝弟忠信之理禮義廉恥之防踐履誠僞之分學術邪正之辨必與學者提撕反復詳爲發明使知詩書禮樂往聖垂訓之旨皆承學自修之方言言著明字字悚切能切己體驗不託空譚然後爲載道之器有人道之門乃能爲見道之言子朱子曰非科舉累人人自累科舉僕嘗謂無踐履之力亦並不能爲科舉之文何則理不從身心體會則是非浮游隔壁聽話雖彊加塗澤傳以詞華安能親切有味文章小技尙不能工何況立身之本行己之方修己治人之術居官

臨民之務奚怪其懵然不省肆意妄爲耶此則教官之責也國家敦尚儒術百餘年矣科目屢增人材輩出然學多浮僞吏或不職較之古人誠不相及豈天之生才固或恠歟其所學者非也是故高者或記誦涉獵厭常嗜詭而無理義心得之功卑者則塗飾詞章趨鶩科名而棄體認篤實之學若斯二者其於學術吏治奚當焉然則師道不立則學術乖學術不明則風俗敝是故助宣教化維持民風與宰相諫官交分其責者將教官是望而庶可以亢員自處高曠自命謂不事事者可塞吾責耶閣下資稟和厚體質清明品誼文章均堪模範所貴無吝誘掖振刷頽風每於講解文藝之時漸引以力行切實之學毋令怖爲河漢而不敢求毋令狃於習俗而不知變出之以誠馴之以漸近自邑治遠逮鄉閭日染耳濡必有廓然變革奮然振興者蘇湖弟子一望可知而其學又將廣爲流布世道人心之責固在吾黨較之詩文著作爲益孰大此授職之意素位之道所繫若此閣下雅契有年想不以此言爲大而夸迂而繆耳試事安靜賢頗清頑軀犇適風沙莽蒼中頗耐勞頭鍵闕校閱則鉛槧千牘冰雪一鐙似爲倦色按部所至所有舊悉

爲裁汰廉俸有贏餘卽分給書院爲推廣脩膏之倡頗有應者雖知小惠似非政體不得已以明淡泊初心耳絲毫不染故窟如窮秀才時然浩落本懷似無黏滯可爲知己告也栗莊孝廉甚資相助莫靖亦令習勞隨榻兒輩有攜眷西行之意未悉能裹糧否旣無暇顧聽之而已客冬度歲涼州卽春馳張掖酒泉直抵嘉峪關詢玉門咫尺而還試畢甘肅一屬東馳西寧青海在望頗謂壯遊七風甚浮樸遯未免每按一郡脣焦舌敝提唱前語奈試期甚促無從容變化之能輒用自愧耳草草奉答不盡區區某頓首

與姬杏農書

杏農先生左右瓊山把袂條閱十周饑渴有懷殆匪言喻客歲陽江往還鱗羽雖悉近況而緣慳一晤增以馳依頃詢同里盧大令始得消息即囑其具刺邀延爲人士師據云中條深處未知雲霞棲宿當在幾洞天聞言神往令人作塵表想正當裁簡奉寄適承芳訊顛憶舊遊如明月到人庭隅也絳帳河東仍作舌耕故

態清風高致邈然寡儔廉吏不可爲不足爲賢者道耳其重廟清班忝持文柄惟
有竭誠以慰知己兒輩承設憶感何可言內子湍逝渠歸瓊守制矣蒲坂書院碑
記撰書均出拙手有不妥處削政重書可也晤語何時惟爲道自重不盡區區某
頓首

與何藜閣同年書

藜閣同年執事前歲弭棹武林適值公幹外出忽忽留札未盡渴懷客春徂夏掃
徑都門擬作十日欣怡用慰積想而良覲不至征騎逆行川路日遙浙水燕雲杳
網鱗羽引詹東望增以鬱陶頃於蜀棧過歸馳抵秦陝亟叩知好藉悉佳音聞於
客秋展

覲計小春出都頃想已歸署高堂侍奉福壽駢臻深爲祝頌獨囊空水似逋負山
增不知若何執事以清挺拔俗之操作水月照襟之吏而加以解推濟衆之爲勢
不至書空仰屋不止想執事豈不知之顧知之而尤復恬然安之習以爲常信芳

不改至或以爲迂怪而弗悔於庶此守道者之所爲而僅見之於執事也夫我輩誦詩書取科第膺仕版豈直爲寵利是謀執事磊磊光明已知意薄溫飽獨不能量人以爲出至於未免沾滯此則局外者所代爲怦怦耳弟本樸材分甘匏繫濫叨

恩命重厠清班復辛典試蜀中視學秦隴自捫幽獨益切冰淵現於去冬十月接篆惟有力矢清慎勉竭悃誠廉俸之外不染絲毫關防之宜嚴加約束至於師儒之職尤以端士習正人心爲本自愧疎庸未知體要所望德音惠我朗鏡照人庶獲參稽稍免隕越耳某頓首

與顏魯輿觀察書

魯輿觀察閣下涉春以還一再惠書存注甚備重以逝室辱荷慰問感不可言試務孔亟刻無休暇才拙使然又不欲倩書手作套語遂致稽復想不訝否盛夏煩暑伏惟姿衛佳豫以慰遠企昨閱邸報知尊大人

內召之信清操高節喜釋重負甚咨獨典疆中能有幾人未便投置問散耳尊大人前有來札名刺有服戚未悉其詳爲耿耿也閣下才守兼優頌聲滿耳然每一札事便諄復下問虛懷延納情見乎詞某學疎識淺罔助高深竊以爲患去太甚而熟籌時地之宜此非親歷不悉至監司以上要務不在才猷而在表率與用人實相表裏示之以好惡推之以至誠使知嚮方而人可得而用矣且夫用人難用人於今日則尤難何也教化不先學術不明士子講求無非利祿富貴之說而欲責之以義理之學居官治民之道固知有所不能然某竊謂不患無可用之人而要在能用不可用之人其道使中材勉而爲善而已夫所謂不可用之人其聰明才力心思智慮未必遜於君子獨惜其以之數者施之營求奔競效諛貢媚以爲迎合計耳是故上之所好在利欲彼將以利欲爲迎合上之所好在承順彼將以承順爲迎合然則上之所好在廉謹彼將以廉謹爲迎合上之所好在民事彼將以民事爲迎合夫廉謹與民事豈若輩所喜而不能不勉以遂迎合之意不敢不勉以免夫不迎合之愆以彼之私成我之公苟非貪殘性成悍然不顧者皆將有

所轉移以收其微效是故盛世何嘗無僉壬叔季何至乏人才要勿令君子不得已而爲俗吏之爲而能令俗吏有所勉以爲君子之事耳閣下廉明勤慎表率既端不難奏效拭目可望之矣忙中草草以富面譚試事頗安靜望教以進於是者荷委沈太守壽序來命不敢辭苦無搦管時耳偷略可稽必當如命不然大作儘佳也某頓首

復程梓庭中丞書

某頓首梓庭中丞閣下獻歲得所熏手書垂念甚勤不勝銘佩卽悉道履多吉侍奉萬福以慰遠祝中州客歲秋防水患民事孔棘得大君子經畫安集誠幸有鳩然助勤勤勤所不待言吏治民情頃當移易爲治有禮因循矯激蓋兩失之竊謂本誠正以樹準的公賞罰以爲運用大吏風指衆所嚮方師帥之權固重乎此自正學不明修己治人匪所素習甫膺半綸即揣視肥瘠較量遷轉國家設官爲民之意漠然忘之紛紛若曹奚所澄汰是故用人難能用不可用之人尤難則師帥

之權風旨所嚮爲至要也頃者生齒增繁地鮮遺利烟篝雲甬舉趾殊勤商賈舟輿水陸填委其餘市僧坐無業耳故養民之方因勢利導要在不擾外此則教化亟矣教化之道民俗於是乎興人材於是乎出運會於是乎成願學校具文有司簿領期會未知大體或迂目之廣文一官自處冗閑豪無模範難爲士表比閭老成與俗靡靡無復典型書院主講徒計脩脯鮮能訓導俗之不型化之不成則茲之繇然舍之數者竟無他術惟加之意而已慎選以任之旌別以勸之諄誠督課以申之積之歲時加之漸摩或冀興起俾今日有教成之人卽來茲有養人教人之人世道人心風俗吏治庶有豸歟閣下品學明達體用優通登高而呼響應自易諸所設施當已廓清舊染耀乎光明晤語良難就正維切伸紙作答輒忘愚魯冀愛我者有以進而教之也餘惟崇衛珍攝某頓首

上蔣礪堂相國書

某頓首啓頃聞河帥請帑修治海口事竟不關白未知何意伏惟既膺

特簡同協揆師會勸是否應辦士夫公論咸所欣羨以爲兩相皆公忠體國優於治理任事得人朝野交慶非某一私人私祝也竊惟海口淤積黃不暢流近則病漕久將潰決舍疏通之外更無善策但以百十年積漸堙塞之後欲一朝浴使順流其勢已難然其難尤有二焉曰帑難曰人難何謂帑難頃西陲軍興不得已爲輸粟之計然可暫而豈可爲常即今展限移捐已屬下策恐欲另安題目必愈難行非但理有不可實則事有不濟也竊聞淤淺處所地勢縣長加以海鹵挾潮浸灌濁泥久成堅韌大加疏導並築束隄恐非千萬以上不濟而此事尤湏迅成若曠日經時舊淤未去新淤旋生勢不能爲得尺得寸之計偷工繁費絀敗於垂成即與虛糜等頗聞河帥所陳四百餘萬若果足濟國用雖乏何憾此區區不爲一勞永逸計乎然竊患其有所不能也河帥之意或以爲興役之後當可續請但鉅費繁興司農持籌旣無長策勢將掣肘苟前功盡廢此與舊年王營滅瑞之役是非雖殊而同歸罔濟豈不重

宵旰憂詒當事慮耶故曰帑之難也何謂人難正帥嚮稱勇往副帥事已至此豈

能卸責但巨役方興即須分理得人豈復一手足之烈向來河員積弊甚至有事爲榮若工不核實雖倍千萬不足飽侵漁之藁事苟中敗即加之嚴譴豈足蔽誤國之辜凡治法尤須治人得人則事難而亦易不得人則事易而亦難地方吏治往往皆然况河員之半出佐俸雜以武弁人既難齊積慣奢習尤敝玩以此任事所謂雖易亦難况此事之尤不易者乎故曰人之難也方今

朝廷懇求治理殫心民瘼

特簡賢相熟勘情形自必以不惜帑金惟懷永圖爲念竊謂腹勘既審似宜細詰河帥實在工費據實奏聞並熟察二帥用人情形乃可定議不然帑不足而續請中止爲難人不妥而多乖遙制未易此事處不得不辦之時實有萬不易辦之勢惟相國智周道濟又得協揆師熟商審處經畫之宜想無不善但以事體重大國家利害所關即相國聲望所繫聊抒蠡管冀當面陳語無倫理伏祈涵鑒不宣某頓首

上陳公甫書

年來南北犇波有如萍梗十年睽訓瞻企徒勤維時書院館席虛缺僉以屬之某雖幸且息肩藉資餬口顧惟爲學無成爲師詎可深懼無效學相長之益而有人已兩失之虞耳罷黜以後方寸淡然至於學問之事亦欲有所撰述以收斂放心就正來哲願持守未定涵養未深境遇之來未免心累况夫撰述之難約有二患談性靈者易涉空虛恃攷據者率近繁碎繁碎則遺大義而粘滯於語言文字之末空虛則恃冥悟而無窮理格致之功古人學有本原語皆心得不如是不足以羽翼彙訓垂示來茲伏惟夫子蓄道德能文章造詣深遂精進無已某久遠立雪俟若無依所冀教思無窮錫以明訓瞻拜無期依戀彌切惟以時崇衛爲道自珍

與朱幹臣方伯書

前奉手牘藉據夙慕未盡愚悃頃承惠書謙挹逾涯若谷慮衷流溢豪素至所呈

訓士錄管蓋知識聊與多士交相勉勵稍求切實體驗之功其實於道愴然徒勞詞費方冀加以提撕俾知警省乃不之教而又多之斂版汗顏惶慚無地此非區區就正之心所望於大君子者也某稽昧之見竊嘗以爲國家承平日久絃誦日興科目人文頗爲稱盛然士習日卑吏或不職此奚以故無乃義利之辨不明而所學或非其道歟士自受書父兄之所訓率師友之所講求即以富貴顯榮樹之而詳辨其得失預決其利鈍堅定其志向殫心竭力惟斯是圖而一切修己治人之方屏絕勿道是以學爲利而昧於義也且夫聖賢以著書立說垂教使徒假之以階利之具則聖賢何心國家以高爵厚祿重士使但以償求利者之勞則國家奚賴故當其學則但以富貴顯榮爲心及其用乃欲以修己治人相責是疆之以所未習而苛之以所本無雖聖人亦將有所不能故竊以爲義利之辨不明而所學者非也然則欲端士習與吏治必自講學始而講學之方則必知學者所以學爲人之理而毋馳逐乎苟且之爲庶幾所學近義而不藉學以圖利耳若夫無素講之學而不能闕居官治民之人則惟有明示賞罰勸廉懲貪使不以巧捷爲

工而以篤實爲賢不以媚上爲能而以恤民爲事不以遷轉爲務而以稱職爲心節用謹身講求教養雖事或出於勉強然必不敢相背而馳耳閣下以有體有用之學整躬率屬所至有聲順風而呼未有不響應者隴西凋敝甚幸有鳩爲之額祝無己也企慕之誠輒獻狂瞽伏祈恕而效之則幸甚矣武威何夫人孀節可憫承閣下周郵又爲吹噓良可欽佩某來歲抵甘再圖推廣耳室人棄世蒙垂問不勝感謝晤教尙遙馳仰無極某頓首

上朱幹臣中丞書

某頓首某采訪所及浙江有南田屬寧波府地四面環海由象山縣一葦可渡僅數里程其北卽象山縣東北爲鎮海縣東與海中之定海縣遙對其南多山山之外巨浸汪洋浩無邊際海舶候潮可至潮退則不能行其地利膏腴可得數十萬頃高原可種者稱之前曾開墾因經理未善致相爭奪自奏請封禁以後無建議復開者某以爲

朝廷以四海爲富區區片壤原不必務盡地力但方今生齒日繁無業之民不可勝計乃將沃土棄爲廢地似非所宜且地居腹裏更非荒僻邊隅可比似宜熟審查前議封禁或以爲地隔海洋易賊奸宄控馭緝捕有鞭長莫及之虞不知小民趨利如鶩封禁未必能嚴苟徒有封禁之名是反爲逋逃之藪目前不獲其利將來必受其害非計之得者也夫地利之興與時變易吳越荆楚以南閩滇黔粵皆古昔版輿不隸之區開闢漸廣其孤懸海外如粵之瓊州閩之臺灣地廣產豐文物衣冠稱爲樂土卽蘇之崇明浙之定海皆隔洋外與南田密邇均極安恬未聞滋事何必南田之不可開耶某以爲倡議封禁何不改請設官苟酌量形勢或置縣治否則撫民廳員或簡缺通同移駐此地水師營汛亦可移防無添設之煩有撫馭之便且募民之始無難考覈籍址部署之始更易編查保甲洋面或有匪船出沒正可與象山鎮海定海各縣相爲犄角以資控制似爲有利無害有益無損聞閣下曾主此議並經親勘計知之最稔畢竟當時何以不行今日可否復開望詳示原委想舊部關懷民生念切不悛指教也某頓首

上蔣礪堂相國書

夏閒陳令來粵曾附燕織當蒙鈞鑒茲屆颺風送韻桂月揚輝伏維老夫子大人廬社嘉宜崇禋懋集以慰以頌兩粵襟帶嶺海地廣人稠益以番舶來往五方雜處雖海氛肅靖而汊港巖穴奸宄不無潛藏老夫子德威並著洞燭秋毫至於整飾員弁雖以竊遠之區而明無不周行無不斷如此懲一警百察屬之方卽安民之道謨猷入告

宸陛深嘉朝列搢紳咸所欽仰不惟桑梓叨庇者額手忭祝已也本年畿輔數百里頗憂亢旱而大河南北及江湖各省皆報豐登河流順軌盜賊漸息所可慮者財用匱乏而人心風俗之未淳也去歲以來賊獄叢興不可縷指皆爲罕見渺聞之事竊以爲人心風俗如此不能振起而更張之流將何底夫理財之方惟有禁游惰節浮靡行之必力自無空匱之虞嘗驗之一人一家而知天下之理不外是也至於人心風化之本積習已久變易爲難其要在乎講明理義敦崇名節朝廷

以此黜陟大吏以此進退師儒以此訓導以實心行之上之所好遠邇嚮風轉移自易方今士大夫以氣節爲乖僻有如此者弗容也以道學爲迂愚有如此者弗容也匪惟不好抑且戒之人孰肯從其所不好而又樂犯其所戒也乎舍此不言至於言才情言幹濟雖驟覺可用所損必多而人心風俗邪正之分向背之異於此判矣狂言淺疎無當惟老夫子道高望重故聊抒所見伏希裁而教之近況寂守如素貧窘不必言獨國家儲才之地竟爲愚庸養拙之資念此顏頰不能已已敬乞南鍼奉爲著蔡是所切禱

與顏魯輿方伯書

魯輿仁弟足下昨李通家廷輔來都知履候勝常侍奉多福頌奉

恩命權篆秦撫怵喜無量 龍眷日隆卽眞在邇國家需才孔亟早秉節戍用福蒼生奚止以富貴寵榮爲梓里光耶關中頻年荒旱似非吾等共事時情形重值軍興益患凋敝仁愛如足下必能於徵調繁重之時有蘇困扶創之力古人稱信

而後勞佚道使民等語雖非倉卒所易言大要用明幹穩重之人殿影差增擾之弊有約束彈壓之能俾弁兵少一分驛騷卽閭閻造一分福德

聖主委任意在乎此不然祗圖支應不顧民瘼一狡獪辦差者能之足下此行正當以加意拊循爲要耳史方伯持重有餘然能不掣肘否楊廉訪似精緻充熱情事似可商議也西事未得其詳彼固以報復爲辭亦恐我操切所致大約戰勝匪難而綏定不易如此頻耗元氣杞憂不在邊陲也私臬後患正未有涯江廣楚南會匪滋夥安得賢明剛果如足下者分布諸職令有起色耶草草申意不盡某頓首

與顏魯輿方伯書

魯輿方伯閣下別闊經年握手欣慰祇以忽忽錄別未罄所懷頃維榮任伊始吉祉駢臻爲頌閣下剛毅之性明敏之才兼以比年閱歷識解愈超綜理愈密名臣地望素所自許亦衆所交推頃聞論及隴右亦有可爲之地此言卽度越尋常每

聞居此席者咸稱土瘠民貧公私交病無可措手竊謂無不可治之民豈有不可治之地閣下斯言實獲我心猶憶閣下觀察延榆三年之閒不啻起疴羸而行立此亦足以破除俗見振刷衰頹者矣畿輔重地務劇役繁吏以爲病然藉口肥藜者閒復不免表率之愧厲之振作而懲創之閣下所優爲者乃若共事或牽掣上官或齟齬隨在多有持之以正大出之以和平誠懇以俟其信從委曲而參以通變我雖是而恰好爲難無庸嚶嚶自喜人雖非而大體無礙不必察察苛求若此則德器益廣學術益深功業益光福澤益遠聲色不動措施裕如古大臣氣象豈斤斤與庸衆矜才能絮長短哉閣下磊落光明超邁絕俗而頃所論史荔園前輩安詳容與令上下同寅皆在籠罩之中因深加歎服閣下所見尚已深造自得取則不遠從此深之詎有量哉昨後偶晤三數顯者頗似以閣下才鋒尙露蘊蓄未深爲言此自是目下摸稜習語頌賦詩斷章有取形管未嘗不足爲閣下誦也僕叨愛最深苟有見聞不肯緘默敢曰忠告聊獻芻蕘區區之心伏惟加察即承台安惟照不備某頓首

與朱某堂漕帥書

某堂同年閣下都門錄別瞬閱歲華馳企豈可辭既聞榮任帥漕移節南下慶同在已載頌載欣竊維漕運之敝久矣閣下始總儲績繼奮轉輸其於利病想已洞若觀火出而揅之必當有效某才識短淺願常往還江淮間習聞運丁謳思朱幹臣中丞不去口叩之則曰漕帥恤我以詢知者無異辭夫中丞廉潔幹濟衆所共推願以東南數省丁衆且疲而中不能以一人恤之此言非愚則諛耳既熟叩其故乃傳其裁減委員一事天下之法以附於法之名而法以壞天下之弊以多查弊之人而弊益滋漕委亦猶是也知漕委一事其餘想可類推閣下淹雅貫通幹臣中丞不得專美至現在糧儲各觀察如唐鏡海寶松溪金湘門李春潭皆明達諳練採訪所及必多碩畫舉而措之想大著明效耳某僞員楚北殊愧濫竽去歲以來差幸江漢恬流收成中稔輿情靜謐上下和衷似可藉蕪疏拙但號稱淨國不能不講下策之隄防惟經費有常民力匱乏益形棘手耳冗中草草奉賀想

不以不俗見訶否附請台安不盡某頓首

與余槐卿書

槐卿足下忽忽錄別殆不勝情連日沙行與馬罷敵投宿桑榆矣披閱課作體困頗甚日患亦未霍然率撥批詞未爲改削想原亮也近作吐唾陳腐力求清豁大有披雲覩日之觀同人驚訝共推嗜學僕亦喜得未曾有願猶願有言者足下舊鑿雖未必是然試輒薦剋幾于脫穎今以嗜痴之癖盡廢舊筌僕以爲爲文如爲人斷無苟安中立之理所願根柢先正研究理蘊而調劑乎文質之宜壽世榮時均可馴至偷復穎而未深枯而鮮澤質而不典清而乏腴以此投時固屬方枘員鑿卽以之摹古亦似羊質虎皮竊恐優孟衣冠新豐雞犬無貴貌似耳若此則割虎不成不如刻鶴足下不爲能自得師且令同人河漢僕言至以先正爲決不可學僕固疎矣足下毋亦參差可笑耶此意願深察焉挑缸草草未盡所懷諸惟努力德業研索義理究心經史功課則勿忘勿助耳此問興居不宣某頓首

與雲澹人大令書

澹人賢友足下惠書知尊人及小郎均已至暑數歲之別聚首爲懷古人所謂三
公不易者况父母斯民能令循聲善績歸美其親又所謂得人之懷心以事之之
道豈但祿養豐裕已也在足下益勉之而已邇來實政若何國家設官所以爲民
縣令與民至親責任尤重近今做官者幾忘此意其有稍言樹立者則又患掣肘
不得行吾志殊不知爲治祇視實心何如耳實有此心無論形格勢礙委曲艱難
終必有濟不然將謂聖賢當此時亦祇束手坐視有是理耶足下嘗宰沛頌聲四
起沛瘠邑也足下振作如此今遷此地日益蒸蒸日上願僕嘗以爲治瘠土易治
沃土難瘠土之治民易見德俗不奢華錢穀易稽酬應易給上官不求全同列不
相忌沃土則一切反此甚至浮費繁於正供催科急於撫字奔走勤於教養贈遺
富於辦公如此卽去俗吏不遠矣足下今爲其難其必有異乎俗吏之爲耶要之
亦祇是國家設官所以爲民一語滴滴歸源只求著落在幾個百姓身上以此存

心庶有豸乎勉之勉之襄平相國竟爾爲中外惜賀耦庚方伯以省親告甚是慮中承想至蘇人極清正然漕務吏治積弊已久豈易整頓可謂繫根錯節之地矣心蘭方伯夙講宋學廉正可風然此地亦不易也西陲再動惜難棄捐糜餉勞師大非我利鹽漕及河江南三大事均無下手處皆杞憂也僕碌碌如昨眷口平善草草具復不宣

與唐鏡海同年書

鏡海五兄同年閣下冬間承惠書知體候安適公事尙平極以爲慰示漕政利病非一朝夕之故亦非一手足之烈此如人身五官百體血脈周貫一有壅塞必且爲患今日之漕則藏府榮衛節節壅塞望瘳實難雖然今之和緩則閣下其人也竊意能減浮費以恤丁然後能禁多索以恤民自受兌開行後委規開費盤米剝淺等用能裁減一分當有一分之益新帥敦篤吾輩中人想復悉心講求無難投合閣下通達治體一時如寶松溪王西船陶子俊李春潭金湘門諸觀察均才識

明練其爲商權必能補救如謂天下有必不可辦之事奚貴吾輩耶楚北去歲江漢恬流收成中稔頗勝往年但素號澤國不能不講下策之隄防然經費有常民力匱乏勢處萬難耳令愛大節聞之起敬命銘必當撰述後信即書寄也令姪歸里春閒訂來此候近安并以奉慰不宣

與張斗峰同年書

斗峰同年足下久未奉晤惟起居安善爲慰承示近著禹貢解多爲前人未發東陵考比初藁尤爲簡潔顧其事荒遠終難徵信耳衡漳渠搜要荒聲教等解極爲奇創畢竟前賢傳注所未有吾輩論古固貴特識然鑿空憑虛未足爲據未必千餘年以來穎敬之才淵博之士皆莫吾若也至論董江都不能掇漢武窮兵之失然人臣事君遭際不同豈忠言之必見納今觀天人三策明春秋一統之旨陳正誼明道之原其所言正君以正朝廷百官萬民四方遠近所包已廣使漢武能用其言豈俟輪臺之悔乎哉至任德不任刑一語與祭公諫征犬戎耀德不觀兵意

正相符合安可以此分軒輊耶竊謂漢武當日聲色貨利宮室犬馬神仙方士諸事雜然並進雖使江都日誦禹貢德先之訓祭公耀德之言果能墮秦之長城與禹之聲教乎善乎汲長孺之言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此卽洞見本原語若是董子可無譏矣諸葛公以王佐才治蜀內外嚴明規畫細密並非不修內政徒恃兵威者尊著譏其狃於用兵知難不退此似短其出祁山圖中原耳當日吳魏割據荼毒生靈有王者起正如拯溺救焚豈能坐視武侯亟於出師意止爲此假令漢祚未終長星不墮安見進不可爲尊意欲武侯棄賊不討而交通西北遼絕之境謂可轉凶殘而成禮讓續禹功而福生民是膜視中國之阡危侈談懷柔於遠域不知武侯之智果不及此耶昌黎闢佛首述五帝三王而痛佛之爲害欲令衛而出境不使惑衆尊意以爲宜教化西域人令不爲佛夫以中國禮義教化猶恐其爲佛惑而謂教訓可及外域使不爲佛無乃迂乎譬諸人家子弟匪僻淫朋不能禁止乃曰吾將教化不知誰何之人令無爲匪僻淫朋倡此意何嘗不善然親疏殊情難易異勢能耶否耶蓋一視而同仁者聖賢

胞與之志而教化有所限者堯舜猶病之心必若所論則易不必著鬼方之伐詩不必陳戎狄之膺孔子不必美齊桓安攘之功孟子不必推周公驅兼之治豈但董江都諸葛昌黎爲不善讀禹貢耶尊意原欲極言禹貢疆域之廣此自無妨爲一家言乃好奇逞辨不顧所安至於譏詆前賢而不卹此於經文之義何益於解經之意何當徒多非薄古人之名爲時流詬病即此數段雖書有佳處適足爲累耳且西域用兵即屬時事議論中豈無違礙以弟管愚殊似不必委敘文不能從命天下未有不識其書而能爲之敘者幸恕其淺俗之見狂直之言辭切辭切

與陳其山同年書

其山十三兄同年足下客冬忽忽錄別馳戀殊深熊孝廉至承惠書垂注甚感即悉體候嘉宜眷輯佳勝以慰遠企珂里情形萬分棘手隄防尤無良策朱劉兩諫議上書以後屢有建言現在悉心籌畫加以採訪仍未確有把握何也古人治水不逆水性不爭水地禹貢終篇祇言導孟子言疏浚決排均不及隄防一字今則

反是欲竭人力與水爭勝而求盡善無弊得乎况經費有常官民交敵以不充之費修不固之隄禦無窮之水有不智勇俱困耶然則何以不舍隄防而言宣洩則又不能蓋宣洩必有其地必有其路方今生齒日繁昔之沮洳窪下容水之區盡淤而爲民田廬舍賦稅之所出民命之所依豈有以民爲壑之理是宣洩已無其地矣昔者江水分洩入湖之路所傳九穴十三口者父老不能指其地并不能舉其名今可識者僅存江陵之虎渡口石首之調弦口然歲久湮塞疏濬費繁未易爲力且尤有難者此等支河原可分殺江水入於洞庭但濬不深則旋濬旋淤終歸無濟濬既深則江之水可引注於湖湖之水即可倒灌於江勢必江水長而高湖水消而下始可暢達假令湖水汎漲將禦之不遑而適有深通之支河供其演漾江水難容潰決尤甚况江湖水勢往往驟長二三丈沖突數百里又非建閘啓閉之所能是宣洩又無其路矣由是觀之雖善治水者舍下策之隄防竟無良法某視事以來自維疎拙未展寸籌然熟審情形既無久安長治之謀只可爲得尺得寸之計惟有督率屬員各就地方形勢竭力籌辦其宜宣者宜防者宣防並

舉者官爲籌議持以公正矢以肫誠使民出費則必念其身家使民出力則必念其筋骸毋以儉人充董事毋以蠹役肆侵漁務盡人事以聽氣數或冀天心悔禍幸保安全其餘浮夸之談私利之見正恐言雖動聽令設身處之未見其可耳去冬雨雪近寒旬日始見晴霽春農已屬可虞又下游販運糧價難平已詳請奏明發項採買爲青黃不接時平糶之用省垣設局留養貧民誠知所濟無幾亦所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足下情關桑梓幸匡不逮不勝企幸某頓首

上蔣礪堂相國書

都門拜送遠道馳依惟旅旅增嘉即日旌節還粵士民翹祝嶺海騰歡矣邇日恭讀 上諭令將直省緝捕委員撤回而以查察邪匪之任專責地方有司所以培元氣而靖民心寬大之詔聞者感泣日前 陛見嘉謨人告辭尙體要出以懇誠聞者以爲洞達治原深得古名臣敷納之旨仁言博利不獨粵民沾戴已也願竊惟粵地廣袤數千里山海迴互巖谷糾紛加以外國貿易雜處殷闐海氛

始平匪黨未靖幸夫子慈惠廉明撫綏整飭漸即救安然民不無蠢以頑吏間或疲以玩來諭所謂大法而不廉上行而下不效者容亦有之竊以爲嚴明峻厲雖非治世之本衷實則救時之良法整肅懲創改絃而更張之始可以挽積習而振頹風鄭僑當國行愛以威此地此時似爲急務則察吏而民安除莠而良勸矣區區管蠡之見惟進而誨之臨楮無任瞻戀

與鄭柏山孝廉書

柏山仁弟孝廉足下冗塵萬斛久曠裁函增以耿耿比維輿居嘉善涵泳優游精進無已來示何靳詳及令風塵中人一洗耳耶撲齋兼山協卿諸君同志聚首有益觀摩滙海堂中窮理譚藝蔭日轉槐影風來此景此情尙堪遙憶惜未獲共佳趣耳某碌碌僞員無狀可述今夏旱蝗爲祟各省不免乃漢江驟漲復患沈菑遇此於蘊隆中尤屬意外跌宕在躬乃爲民疚亟圖行遠以避賢路然溺職孤思恐益增長難之罪璽且中止現安撫修築塌蹶萬端綠形勢之難坐受鄰壑其菑

患者一日逆水性二日爭水地唯爭故逆二患相因雖聖人不能治緣生齒日繁不能禁無業之民不與水爭而所恃以爭者僅此一線單隄豈能捍禦盛漲故自古水患之興因隄防而益甚洪範一理字所以禍延九載也禹貢所不道孟子所不言賈讓所不陳而今以此爲先務此雖發帑百萬鳩役億夫未必有濟何況官民交德經費毫無何俟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爲耶某之暫留未敢置身事外擬隄成之後力陳乞養足下聞之當不以爲悻悻否諸君旅費欲達不腆摺弁未妥當容後信此承文安某頓首

與河南密縣宰王仁庵書

仁庵年兄足下數承惠書冗未作答遙維政祺綏善勉著循良爲慰足下英年出宰一切居官臨民務須隨時隨事加以敬慎不可稍存玩忽至訟獄命案所關至巨相驗一事尤要十分仔細出入綦重聽斷時息心靜氣不可一毫疏畧勿存成見勿私喜怒斯爲最要其他敦教化警游惰緝盜賊諸以實心行之必當有效才

具之吏或無治功只緣虛僞故耳至惴惴無華古人所尚然必真能任事不然日計不足月計不見有餘非所貴也幕客家丁不可深信即官親亦要審擇書差積弊處處皆爾與其過寬莫若過嚴詞訟不可輕率常宜親收熟問則真僞可判不致以拖累墮刁詐計儻已准必須速結延宕之累或甚於誤斷思之思之簿領餘暇尤要讀書吏治名言常演諷誦古人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可以陶鎔德性啓牖聰明刑名錢穀等事某某應速某某可緩座右多黏簽子如讀書時功課切勿稍懈以致積壓署中博奕洋煙縱酒聽劇均宜禁戒理財量入爲出自無支絀不然奢汰無節雖貪婪不足供揮霍身名敗裂悔可追耶僕於十三年冬至楚屈指歲餘愧無建白雖幸江漢安瀾歲時豐豫然地號澤國隄防一事把握毫無兼經費有常民力已匱炊同無米十分棘手耳頑軀弱適眷口寓京隻身在此頗似輕便也草草布意以當晤譚諸惟照察

上蔣丹林師書

某頓首客冬匆匆別依懸殊深祗以簿領繁冗搨管鮮暇致稽啓牘耿耿至今敬維道履頤和餐衛康勝曷任忉頌某備員珂里值沈蓄之餘民生不聊官力亦德滔滔南紀淤淺橫溢控禦萬難數千里隄隄民命所關祖賦所出比之東南兩河無殊輕重然兩河歲備帑金百萬兩河帥及道廳河員百餘輩猶覺難保無虞楚北則既無專官亦無額帑是故無河工之名而有河工之實徒恃啗餽之民竭脂膏以供土壤罄筋力以遏洪流牧令刑錢事繁兼顧既難易形草率此無異移愚公之山銜精衛之石其有能濟者哉某視事以來焦灼萬狀近審諫垣所陳如鍾祥之開河建閘一疏事屬壑鄰且水高於隄閘將何用果如所議是激衆使鬪益彼損此所傷實多又如改民修爲官修一疏其意欲官爲保固而卸其責於官但官修而費仍不能不出之民費充或冀保固苟費不充而彊令保固官豈無辭今費之不能充明矣民力甚微能如萬城隄用至二百餘萬乎卽不然能如王家

營一潰口而用至二十餘萬乎然則以不充之費辦至難之工官方以民不踴躍爲辭民又得以官不認真爲解是導民與官相讐稍有潰決不至羣起與官爲難不止蓋天下未有官與民不和而能濟者此徒知官督民修之弊而豈知改爲官修之亦弊乎語云有治人無治法又云利不百不變法害不百不更制又云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爲今之計既無一勞永逸之法只可爲得尺得寸之謀惟有督率各屬激發天良各就地方情形及向辦章程補偏揅弊惟務實心經理不在多設科條採訪所及賞罰必公冀共激勸庶望盡人事以聽氣運或天心悔禍幸猶安全耳如必創立新奇聳亂視聽卒之法立弊起言易行難今人之智豈必遠邁古人凡事類然至於徒便偏私自利之見更無當於大公至正之謀矣邇來吏治無大壞亦無起色大半以窮藉口昔之樂土淪爲巨浸累誠不免然大槩人材實難自古循良何曾做美缺官耶某在此上下寅僚尙無隔閡惟自揣疎拙恐上負國恩下辱師教昕夕惶悚無以自安老母在瓊念切歸養奈蒙恩逾量言難出口然要不可不自審無能早避賢路師聞之當爲首肯否某頓首



筠 心 堂 文 集

復余星堂觀察書

星堂老前輩閣下前承惠書知舟過鄂渚未獲走謁少敘闔惶耿耿何既老前輩經濟優長匡時望切懸車暫賦未達所由唯夙精數學或稍自養翮佇卜扶搖出山之雲佇望霖雨耳侍自揣疎庸備員楚北勞薪徒切建樹毫無今夏旱蝗告警厥咎在躬至爲民疚兼以漢江頻漲安陸一郡復歎其魚隄防之疎護衛之失無一可怨遇此於亢旱之時尤爲變異政乖福薄不問可知此時安撫修築巨費疊興大爲棘手且形勢之難甚於他省其大患一在逆水之性一在爭水之地具此二患雖擲金百萬興役十年亦無永逸之道何況經費豪無官民交憊有不智勇俱困者乎如侍之驚駭尤敢妄希有濟乎蘄州事警及行李聞之愧慙窮易爲非民之常情捕役邏卒因緣爲奸實堪切齒朱蔭堂升去此時邵丹哇兼權臬司當即嚴札郡守州牧務須澈底追究猶恐疲玩惡習未能迅速言之慨然侍此時以隄塍堵塞撫卹匪養諸要事未敢推卸定於竣事之日步武高風速圖引退矣記

室套詞未能盡意草率奉復想不訶也某頓首

與吳淪齋殿撰學使書

淪齋殿元提學閣下手示生員某應緩詳革事具悉此事縣令并未詳弟署院批斥革只行臬司故弟處未有案據蔭堂廉訪所移亦僅裝敍院批并無縣中原稟也承示所論極允嘗謂地方有司既不能使民不爲盜而又不能緝盜既不能緝盜勢不能不遷怒於被盜報盜之人於是乎被盜者既受盜累又受報盜累是重盜而重累也而且被盜之累累僅其財報盜之累累及其身是被盜累微而報盜累鉅也以其重累且鉅是故報盜日少被盜日多而緝盜直可以不事此通患也而楚北爲尤夫民果不被盜斷無憑空報盜之舉至情急勢迫不得已報盜而官方漠然不爲緝盜所謂強者必怒於言弱者必怒於色即令某生咆哮尙屬有因何況其是否咆哮耶尊論宜緩俟郡守議詳甚是誠恐按部在即或致鼓衆滋事更難收拾然而爲盜張幟爲緝盜者解圍則守土不堪自問矣率此復候台安某

頓首

與王松廬太守協夢書

松廬大兄足下去秋握別時切馳思動止勝常公務曷適以慰遠企貴治殊有山居之勝想民淳事簡覺羲農去人不遠但邇來案情亦復乖異此亦樵魯之常所患者宰令厭處瘠土多不事事即或不魚肉其民未必不秦越其民使書差得售其姦布網張羅橫行鄉井愚民不足當其鋒刁民必且助其勢往往睚眦細故一訊可完而累月經年未嘗質對必且受累積怨弱者抱冤忍屈坐致敗亡强者搆怨結讐激成巨案是里巷善良不獲安居之樂而棍徒蠹役威骸愈張爲官如此其害與魚肉其民有何區別而况既不愛民心即難測能保其窮而不濫不致加之魚肉耶百里之宰造福無難而積惡更易天道好還積惡於人既易則其積惡於身與其子孫也更不難彼邑宰之不事事者魚肉秦越其民者自願食稅衣租忝稱父母荷清夜捫心以若所爲充類至盡雖令明道王章必且陰羅神譴此理

甚明歷驗不爽亟自猛省爲要也吾兄質直端誠夙所欽仰職居方面全仗掣領提綱賈生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爲此其所以於賢者有厚望耳至於提撕之餘倫有竟不率教者吾輩旣不可助之積惡尤不可不擇尤示警某質粗言激自覺過當兄察而正之更爲至幸草草手牘卽候不備某白

與南野學博書

南野老兄有道足下奉別閱時忽已改歲馳系之意無日不勲重承惠書具悉道體嘉和想杖履優游愴然塵表庭除聚頤之樂親鄰洽比之歡以此矜式鄉閭薰陶禮讓古者鄉老鄉大夫皆以致仕耆碩爲里黨師故其言易入而教易行豈特以林泉逸致相高哉君子之學或出或處咸與世道人心相繫屬此聖賢之用心老兄之所優而都人士之所望者也羨羨某仍護撫章深虞負乖中丕視事尙無定期益增惴惴省中似無事然雲夢棗陽南漳發興巨獄各屬以破案爲幸而豈知教化乖方俗不長厚每一讞鞫滯汗累日爲民父母而使其子弟凶橫恣睢相

率而麗於法有不痕憂愧惡者哉去冬以來雪澤兆豐希冀天憫予還不致以爲慶也某本圖退養乃類觸藩承類加獎飾適增悚赧眷口不得已南來亦聞近鄉里均荷念及嗣後惟望老兄一以民生吏治習俗情形隨時詳示冀或稍知補救其餘尋常俗套非所望於老兄者也草草謹承福安不盡欲言

與曠琴僊書

琴僊老友足下久未得問想體候嘉勝公事妥適邇日省垣得雨唯歸州報有雪澤餘屬未霑貴治若何極以爲念足下循聲久著僕與有光唯邇聞譽望頓減甚至有今昔異轍之語僕既疑且駭雖口角雖黃古人比之鑠金銷骨但蜚言之至未必無因細察其故乃聞邑城桑濮盛行不但不爲禁止且家丁幕客闖署若狂並及至親出入無忌果若所聞是戎首亂階自近者始豈能責之民俗耶且既有此弊則匪棍之徒必與狎處因而偵探案情勾串詞訟招搖撞騙縱火乘風何所不至如此署中既不能安靜守分則雖有贏餘未足供其揮霍能禁其不生事騷

擾耶即此一端已堪損聲召謗何況其不止於是乎不然足下廉潔愛民衆所共知何致先祝後詛竟蒙惡聲一至於此甚爲足下惜且訝也足下十稔宰官雖承薦剡而半階未轉宿猶繁倘復莠言孔興勢將滋累弭謗之道唯有自修足下觀理甚明亟思致此之由畢竟何爲理財用人加意慎重庶望補救將來僕忝臭味不能默然或不訶狂直否徐南墅廣文引退家居可以虛衷向詢僕所聞並非此公語然渠未必不悉其大略耳冬月望日呵凍草草布臆惟足下亮察此承近佳不盡百一某頓首